

诗东西

2010.12. Vol. 1

POETRY EAST WEST

主 编 臧 棣
编 辑 麦 芒 杨小滨·法 镭 明 迪 西 渡 Neil Aitken
本期执编 明 迪
国际刊号 2159-2772

Chief Editor Zang Di
Editors Mai Mang, Yang Xiaobin, Ming Di, Xi Du, Neil Aitken
Executive Editor Ming Di

ISSN 2159-2772

Published in Los Angeles USA

Printed in Beijing PRC

USD15 RMB30

poetryeastwest@gmail.com

<http://poetryeastwest.wordpress.com>

目录 CONTENTS

专题：十年回顾 A Retrospective of the Past Decade

诗歌 Poems

- 5 王 敖 Wang Ao
10 姜 涛 Jiang Tao
14 黄灿然 Hunag Canran
19 张曙光 Zhang Shuguang
22 翟永明 Zhai Yongming
30 清 平 Qing Ping
33 哑 石 Ya Shi
38 池凌云 Chi Lingyun
42 西 渡 Xi Du
47 陈 均 Chen Jun

文论 Essays

- 51 胡续冬 Hu Xudong: 宇宙是扁的 • 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异域旅行写作
The World Is Flat: Travel Writing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56 孙文波 Sun Wenbo: 写作的两极 • 对近十年当代诗现状的简单描述
Writing at Extremes: A Brief Survey of the State of Contemporary Poetry

诗人互评 Poets Reviewing Each Other

63 柏桦/聂广友 Bai Hua/ Nie Guangyou

诗人互译 Poets Translating Each Other

70 杨小滨·法 镭 Yang Xiaobin/ Neil Aitken

80 臧 棣 Zang Di/ Afia M. Weaver

89 严 力 Yan Li/ Denis Mair

96 明 迪 Ming Di/ Tony Barnstone; Jan Wagner

当代中国诗人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

108 秦晓宇 Qin Xiaoyu

113 胡续冬 Hu Xudong

120 蒋 浩 Jiang Hao

126 宇 向 Yu Xiang

130 吕 约 Lü Yue

136 李以亮 Li Yiliang

142 王东东 Wang Dongdong

145 宋 琳 Song Lin

150 孙文波 Sun Wenbo

155 麦 芒 Mai Mang

161 李 笠 Li Li

163 孟 明 Meng Ming

当代国际诗人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ets

杨炼译介专栏 Yang Lian's Translation Column

- 168 费奥娜·桑普森 Fiona Sampson (英国)
175 帕斯卡·葩蒂 Pascale Petit (英国)
178 葛拉兹德·科希简西科 Gorazd Kocijancic (斯洛文尼亚)
179 托马士·萨拉门 Tomaž Salamun (斯洛文尼亚)

孟明译介专栏 Meng Ming's Translation Column

- 181 让-巴蒂斯特·巴哈 Jean-Baptiste Para (法国)

范静哗译介专栏 Fan Jinghua's Translation Column

- 186 默温 W.S. Merwin (美国)
189 保罗·穆尔顿 Paul Muldoon (爱尔兰/美国)
192 彼得·索莫 Piotr Sommer (波兰)
194 娜塔莎·雀瑟维 Natasha Trethewey (美国)
196 金惠顺 Kim Hyesun (南韩)

明迪译介专栏 Ming Di's Translation Column

- 199 拉蒂·萨克辛娜 Rati Saxena (印度)
202 图藏·阿尔坎 Tozan Alkan (土耳其)
206 盖尔斯·古德兰 Giles Goodland (英国)
210 克劳迪奥·帕扎尼 Claudio Pozzani (意大利)
212 斯哥多·帕尔松 Sigurdur Palsson (冰岛)

访谈 Interviews

- 214 八十年代中国诗坛·九十年代中国诗选·父子近况及个人创作
——美国诗人托尼·巴恩斯通
American Poet Tony Bamstone
- 224 从老牌诗歌杂志主编到草根网刊编辑到民间国际诗歌节主持人
——瑞典女诗人布尔·辛莱尔
Swedish Poet Boel Schenlaer

王敖

Wang Ao, 1976年生于山东青岛。耶鲁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北美，著有《绝句与传奇诗》等诗集，译著《读诗的艺术》。

子夜歌

你心里的人如枯树
开花在蓝光的夜里，终因爱抚过深
而生皱纹，戒指项链的宫城

与皇城，在星空的护城河里总有
瞬间凋零的大屠杀，驱散礼花轮番自救的救生圈

你心里的老人，按住镜子看你，争分夺秒地怒张
如猫科的大神，惊醒在鲸鱼的间歇泉上，夜风低温的沸腾

是睡乡的海盗，跳跃在浅梦的浮桥上，误作上帝的爱神
也抱怨着走远，你回应着，是谁在琥珀里，也能翻身做过去的主人

木客诗（还山弄明月）

两个巨人在荷叶般的
云朵间，抛掷日月——把它们翻转的
猫的摇篮，是你细长的钩爪，编制的线绳戏
四十年白发

城市与山峰，移走之后留下
咆哮者沸腾的忍耐，那是深海的语言里
无形的猎人，还是铜炉般的山谷
给永生者，震荡出的诅咒

你止住给你倒酒的人，他落尽衣冠
在猿鹤与虫沙间，你请出冬日的蜗牛
在受伤的星图上，走出另一道光线——

照出城里贝壳杀人，山间的刺猬遇刺
海上的贼鸥被盗，你手里的木槌向上
流淌着火焰，把灰袍的法官镂空，浮在空中

就像月亮的缺陷，慢慢把自己淹没
用冰的丝线，缠出城市，山峰与远海的摇篮
那是无船的巨帆，跟你手上的珊瑚戒指，共享今夜的弧度

2006年中秋

和谐颂

“你去乾坤四海问一问”
——《西游记》

一

山崩地裂的一刻奔命的
小孩子，是你，是我们的大法师在预演
撒豆成兵的魔术吗？

几万年后，他们将轮回成煤炭
我的后代，会为你的后代当挖煤工人吗？

我抬头，银河首次出现中毒的迹象
我倒地，仍相信你代传的神谕：向下

进入永恒的革命，有理但不合法
有仇却必须无怨，一支革命的小分队
绕过肾结石，挺进勃起的乌托邦，直到无路可走

射入波光中巨大的，爬着河蟹的蓄水池
它悬在小县城的头顶，化身放大镜，照着蝼蚁与小民

二

小民需要信仰，就像传说我是爱你的
我学习的是萨满教，当你挥舞奥林匹斯山的电棍

在希腊人的跑道上，我一边支持你
一边被严打，一边裸体做俯卧撑，一边吓出冷汗治疗感冒

掌声中，你的几个脚印压过夜空
我们在大地上的奔跑，拉起了你壮观的飞行，为人民服务

跳进井里报国，一行草书纹在了我们背后，胜过日本的极道黑社会

三

最初的设想，是宇宙大革命
十年动乱，不过是小打小闹，真空家乡
绝对的地母菩萨，渗透了汉民族的反抗力量

漂流在海外的帮会朋友，遇到了洋罗汉
克鲁泡特金，当他们在飞岛上生火做饭，虚无僧正怀抱
自制炸弹，四处同归于尽——最大的动荡，从遥远的角度看

是无数圈星云美丽的和谐，是的，宇宙与人类的欲望
一直都在膨胀，给你做胃镜的时候，需要动用发射礼花的天文台

从古生物化石，到今世受困的鳄鱼，都被你消化成
面目模糊的，半夜在我们身后叹气的黑影，我们无力驱散的白日梦

四

潜意识能和谐吗，弗洛伊德

适合陪酒吗，低俗的人生态度

配跟恶势力较量吗，当我在金字塔上推石
你告诉我致富是光荣的，黑白两道的猫粮，可以任选

我的赞歌，几乎不是假唱
古老的理想，是认识你自己，而更伟大的
是你来帮助我，认识人类的渺小，搞清你的无限

面对广阔的世界，我扔出的飞起来，击中了风暴中
挣扎的鸽子，在它锋利的返回之前，我是否会发出驯良的咕噜声

五

杯中的酒调和过，镜中人逢迎着
三位老人，会同五大领袖走下一条湖船

开枪并成功上市，而我顶着雷
而我的孩子，被我的懦弱责打，我的父母

被我的贫穷呵斥，我和邻居，互相研究着
对方神经质的妻子，这就是我制造的混乱，你们笑了

因为你们理解，并造就了，改变了我
匆忙而无力的口头反抗，证明了进一步和谐

才是硬道理，强光照射着我步步后退，看到时代压顶
远望自己的投影，被叠成纸飞机，翅膀擦出金边的火苗，向未来佛的手心飞去

姜涛

Jiang Tao, 1970 年生，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现任教于北京大学、日本大学文理学部。1990 年代初开始诗歌写作，也从事诗歌批评及 20 世纪诗歌史的研究。出版有：诗集《鸟经》、诗歌批评集《巴枯宁的手》、学术专著《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等。

海鸥

原来如此，手段不相上下
我站着拍照，镜头像漩涡吸入了万有
你展翅追踪，向世界吐露恶声
海水不平，山木也嶙峋
油炸食品沿曲线低空抛出
却吻合了大众口味，也包括你我
相逢瞬间各取了需要

2010

在恒春海滩

反倒是我们之中的长者，最先建议裸泳
年轻人只用抽烟的稀疏的影子附和
暗地里，他们摆弄新买的草帽
把海滩人物和飞鸟收藏进相机。

平日里，他们的表现果真动物性
在餐桌边贪吃又好辩，在异乡如在故乡
举止轻率不稳健。他们的可爱处
被长者看在眼里，喜忧参半在心上

此刻，雨点打在沙子上，打在各种印象
的相互反对与相互依恋中
仿佛万物初始，就如此乱麻一团
但 60 年了，海水没有真的变老

还能挺起白沫的前胸，吸引年轻一代
当然，它也没能变得更有力
能真地推开这座岛，露出下面
暗红的山口和那些牺牲掉了的水鬼。

隔着海，年轻人叫春，叫劲儿，发邮件。
我们之中终于有人下海了
他并未褪去省籍，裸露处却傲人平坦。
海水又一次次礼貌地送他轻松上岸。

2010

樱花树下

应无政府教授之邀，花前月下
终于可以在法制外修身了
苦闷的日子要更善交际
正如那些树，比想象中伟岸，沿着海
在黑地里怒放不休
哪怕来路和去路，都缺少够格的痴汉
再看日本女优的平胸处
正是近代史的迷人处
他们吃鱼，造电器，脱去亚洲衣服
他们的勤奋，陪衬了我们的懒惰
他们的礼貌，正是我们的阴谋
他们善于营造细节、安排日程
为了一张桃木桌子昼夜开会
分出民主与自由的党派
可他们更善于在地下修路
在花下疾走——人和鬼
喜的神和怨的灵
看来，我今晚要建造神社了
把七十年代囫圇塞进胃口。
但做梦没有兑换率
不管一衣带水，还是同文同种
教授只说成熟的民主太坏
而中国广西有一个百色
那里的香蕉随便吃
贪官里不乏伟大之人

我说：哪里，哪里
一只太阳舰队还冻在冰箱里
不如一起出海遨游吧
继续喝麒麟的酒，看孤芳自赏的龙
在浪里分享它的核子能
抱歉，抱歉——我有些醉了
言不及意了，但对于山口百惠等等
我终于有所幻想，却总不非分。

2009

黄灿然

Huang Canran, 1963年生，福建泉州人。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1990年至今任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著有诗集《游泳池畔的冥想》、《我的灵魂》和《奇迹集》等诗集。译有大量欧美诗歌和文论。

城市之神

我时时感到城市之神，在盛夏
最强烈的阳光里，最浓密的云团里，
最迅猛的暴雨里，在电风扇的嗡嗡声里，
在街灯柱油漆剥落的铁色里，
在路边石缝一撮撮小草的浅绿里，
他醒着，提醒着，我时时感到
他的心灵，他的注视，他的呼吸
出入我的身体，刺激我，平静我，
搅动我，抚慰我，在我视野里闪烁，
在我脚步里轻踩，在我天空里俯望，
在我孤独又完全没有孤独感的存在里存在，
在我长久沉默中，百无聊奈中，兴奋莫名中，
我感到他就是我，正透过我的心灵
感受这广大的世界，透过我的目光
注视他自己的形象。此刻，当我站在街头，
我看见城市之神朝我疾驰而来，这一回
他是一个衣服洁净皮肤洁净的扎着马尾辫的中年汉，
骑着自行车，车前车后系满物品，

当他经过我近旁的垃圾箱，他刹车
伸出一只脚搭住箱口，俯身往里面望，
他没捡到什么，便飞也似地离去，
像照了照镜子，便飞也似地消失。

2008

我认识一个女人

我认识一个女人，我相信我是世界上唯一悄悄注意她和她青春怎样消逝的人。

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在一家面包店工作，一大早就来开店门做准备，她有着似乎苗条两个字就是为了等待她出现的身材。她头发又黑又长，扎成一扎搁在背后。她纯粹的黑眼睛——正是那双眼睛使我黯然神伤。

我认识她而她不认识我，因为我从来不是她的顾客——后来我多希望我是，哪怕就一次，从她手里接过一个面包，听她跟我道一声谢，当那家面包店有一天突然就关闭了。

我常常想起她，每次经过那个换成了药店的店门口我就想起她弯下腰一大扎长发落在背后的形象。有时候我突然来了希望，希望看见她成了药店的店员。

半年后我走在路上重见她，拉着一辆小车，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又半年后我又看见她，还是拉着一辆小车，但这一回另一只手还拉着一个小男孩。我希望又不希望那是她儿子。

然后我隔几个月，有时候隔一年，就会再看见她，在人群中我一眼就能认出她。有一次看见她穿着紫红色高统鞋，很不像她平时的风格。有一次又看见她拉着一个小男孩——可能还是那个小男孩。

几年后，那是三年前，我突然看见她变成另一个女人，她的长发松了，也乱了。乱发下那双悲伤的，无神的，失落的，痛苦的眼睛呵。她发生了什么事？失恋？离婚？最重要的亲人去世？失业——还是一直在失业而现在终于陷入最绝望的困境？

三年来我又好几次看见她，她那双也让我悲伤，无神，失落，痛苦的眼睛呀！

当她走在匆忙喧闹的人群中，只有我一眼就认出她，只有我知道她曾经多么美丽过，
也只有我依然看见她的美：她依然的，尽管不会有人发现的美，和她曾经的，
再不会有人知道的美。因为我相信我是这世界上唯一悄悄注意她和她青春怎样消逝的人，
我甚至比她更强烈地感到那消逝的力量。

有一两次，当我看见她，当阳光刚好突然照在她脸上，使她的脸色好像有了光彩，
使她眼睛好像又纯粹了明亮了，我是多么地喜悦呀！

2009

现在我才领会

如同那些自己做了父母的，终于明白
自己父母当年的唠叨句句真理，现在
我才领会这些话字字带着心碎的音节：
我爱你，永生永世，每时每刻。

当我和你唇贴唇，呼吸融于呼吸。

现在我亲身见证了，山盟海誓
怎样枯烂，怎样应验同一些老生常谈，
虽然我仍相信内心这份感受：相信
我只是把爱冻结在最黑暗的底层。

当我和你分手，并悲痛于分手。

现在我知道，失去了肌肤相触的营养，
爱和回忆便会凋谢：而既然我那么深的感受，
那么真的经历，都可以变得像没发生过一样，
我该厚着多厚的脸皮去见我将来的言行？

当我已不在乎你，也不再相信自己。

2010

张曙光

Zhang Shuguang, 1956 年生于黑龙江省一个边远的县城。大学时期开始写诗，追求坚实硬朗的诗风，出版过几本诗集。现在哈尔滨某高校任教。

有关陶渊明

我们真的羡慕陶渊明吗？我们究竟会羡慕他些什么？人们总是向往那些无法实现的事情。但事实上，有时它们很容易做到，只要你真的想做，或真的去做但问题是，我们究竟会羡慕他些什么？一个酒鬼，一个近似的乞丐，一个不识时务辞掉官职回到老家种地的人。这事情并不难远远超过办一张去美国的签证，美国或是他妈的老欧洲——但除了他却很少有人这样做过，一千多年一直是这样，我是说真正地回到老家种地。因此也许我们还要给他加上一个傻瓜的名号——他会天真到种秫去酿酒，而不是直接从经销商那里去获取。他锄地，在傍晚扛着锄头回家，露水打湿了他的裤脚那滋味并不好受。我曾经短期干过一些农活耕地，锄草，收割麦子，我在里面找不到任何诗意（只是充满了倦意）。所幸的是还有月亮陪着他回家，像一只狗。但那不是李白的月亮

也不是苏东坡和姜夔的月亮。他只是不经意地看到——
鸟儿们归巢，虫子在草丛鸣叫，求偶。那月亮
占据了天空，有时比人脸还要大。

2010

咖啡厅

他坐在靠近窗子的位置，一个人。
他面前的杯子空了。
他感到生命在时间中一点点流逝。
外面的夜色变浓，街灯
透过繁密的树丛亮起。他想起
很多事情，那个晚上。他的人生
总是受到命运的播弄。邻座
女孩们谈着衣服和朋友的婚礼。
他又要了一杯咖啡，没有加糖
他品尝着生活的苦味。上帝成就了他
让他成为诗人，同时却输掉了生活。
手机响了，一个陌生人，他挂错了
此刻他多么希望握在手中的是一支枪。

2009

生活在此处

我的脖子僵硬而疼痛
无法正常转动，这无非是
一次落枕，不正确的睡姿导致
与疾病无关。但事实上
我一向睡得很少，而且
我睡得越来越少。我讨厌
在黑暗中关闭掉所有的感官
就像说声“晚安”，啪的一声熄掉
床头的那盏台灯，或是
白天吝惜地收拢它最后的光线
我泡上一杯利顿红茶
盘算着是否还要加上
一片柠檬和一块方糖
然后看着它像夜色渐渐变浓
昨天朋友们谈论着永恒
今天他们中有的人死去
我努力睁大眼睛，望着窗外
想象着雨后空荡荡的篮球场
在童年长着青草的围墙上，随时
会出现一张怪脸，或是
一条毛茸茸的尾巴垂下

2008

翟永明

Zhai Yongming, 祖籍河南，生于四川成都。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曾就职于某物理研究所。著有多本诗集及散文集，法语诗集和德语诗集各一本。作品曾被翻译成英、德、日、荷兰等国文字。现居成都写作兼在成都玉林西路经营“白夜”书吧。

鱼玄机赋

1. 一条鱼和另一条鱼的玄机无人知道

这是关于被杀和杀人的故事

公元 868 年

鱼玄机 身穿枷衣 {注 1}

被送上刑场 躺在血泊中

鲜花钩住了她的人头

很多古代女人身穿枷衣

飘满天空 串起来

可以成为白色风筝 她们升不上天

鱼玄机 身穿道袍 诗文候教

十二著文章 十六为人妾

二十入道观 二十五

她毙命于黄泉

许多守候在屏幕旁的眼睛

盯住荡妇的目录
那些快速移动的指甲
剥夺了她们的性
她们的名字 落下来
成为键盘手的即兴弹奏

根老了 鱼群藏匿至它的洞窟
鱼玄机 想要上天入地
手指如钩 搅乱了老树的倒影
一网打尽的 不仅仅是四面八方
围拢来的眼睛 还有史书的笔墨
道家们的资料
九月 黄色衣衫飘然阶前
她赋诗一首 她的老师看出不详

岁月固然青葱但如此无力
花朵有时痛楚却强烈如焚
春雨放晴 就是她们的死期
“朝士多为言”{注2} 那也无济于事
鱼玄机着白衣
绿翘穿红衣
手起刀落 她们的鱼鳞
褪下来 成为漫天大雪

屏幕前守候的金属眼睛
看不见雪花的六面晶体
喷吐墨汁的天空
剥夺了她们的颜色

一条鱼和另一条鱼
她们之间的玄机
就这样 永远无人知道

2. 何必写怨诗？

这里躺着鱼玄机 她想来想去
决定出家入道 为此
她心中明朗灿烂 又何必写怨诗？

慵懒地躺在卧室中
拂尘干枯地跳来跳去 她可以举起它
乘长风飞到千里之外
寄飞卿、窥宋玉、迎潘岳
访赵炼师或李郢
对弈李近仁 不再忆李亿 {注 3}
又何必写怨诗？

男人们象走马灯
他们是画中人
年轻的丫环 有自己的主意
年轻的女孩 本该如此
她和她 她们都没有流泪
夜晚本该用来清修
素心灯照不到素心人

鱼玄机 她象男人一样写作

象男人一样交游
无病时，也高卧在床
懒梳妆 树下奔突的高烧
是毁人的力量 暂时
无人知道 她半夜起来梳头
把诗书读遍
既然能够看到年轻男子的笑脸
哪能在乎老年男人的身体？
又何必写怨诗？

志不求金银
意不恨王昌
慧不拷银翘
心如飞花 命犯温璋
懒得自己动手 一切由它
人生一股烟 升起便是落下
也罢 短命正如长寿
又何必写怨诗？

3. 一支花调寄雁儿落

——为古筝所谱、绿翘的鬼魂演奏

鱼玄机：

 蜡烛、薰香、双陆
骰子、骨牌、博戏
如果我是一个男子
三百六十棋路 便能见高低

绿翘：

那就让我们得情于梅花
新桃、红云、一派春天
不去买山而隐

偏要倚寺而居

鱼玄机：

银钩、兔毫、书册
题咏、读诗、酬答
如果我是一个男子
理所当然 风光归我所有

绿翘：

那就让我们得气于烟花
爆竹、一声裂帛 四下欢呼
你为我搜残诗
我为你谱新曲

合：

有心窥宋玉
无意上旌表
所以犯天条
那就迈开凌波步幅
不再逃也不去逃

4. 鱼玄机的墓志铭

这里躺着诗人鱼玄机
她生卒皆不逢时
早生早死八百年
写诗 作画 多情
她没有赢得风流薄幸名
却吃了冤枉官司
别人的墓前长满松柏
她的坟上 至今开红花
美女身份遮住了她的才华盖世
望着那些高高在上的圣贤名师
她永不服气

5. 关于鱼玄机之死的分析报告

“这里躺着鱼玄机”当我
在电脑上敲出这样的文字
我并不知道
她生于何地 葬于何处？

作为一个犯罪嫌疑人 她甚至
没有律师 不能翻供
作为一个荡妇 她只能引颈受戮
以正朝纲 视听 民愤等等

这里躺着鱼玄机 她在地下

大哭或者大骂 大悲或者大笑
我们只能猜测 就象皇甫枚____
一个让她出名的傢伙
猜测了她和绿翘的对话

当我埋首于一大堆卷宗里
想像公元 868 年 离我们多远
万水千山 还隔着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朝代

多么年轻呵
她赋得江边柳 却赋不得男人心
比起那些躺在女子祠堂里的妇女
她的心一片桃红

这里躺着鱼玄机 她生性傲慢
活该她倒霉 想想别的那些女诗人
她们为自己留下足够的分析资料
她们才不会理睬什么皇甫枚

那些风流 那些多情的颜色
把她的道袍变成了万花筒
多好啊
如果公元 868 变成了公元 2005
她也许会从现在直活到 85
有正当的职业 儿女不缺
她的女性意识 虽备受质疑
但不会让她吃官司 挨杖毙

这里躺着鱼玄机 她在地下
也怨恨着：在唐代
为什么没有高科技？
这些猜测和想像
都不能变为呈堂供证
只是一个业余考据者的分析
在秋天 她必须赴死

这里躺着鱼玄机 想起这些
在地下 她也永不服气

2005/9/10 于意大利 civitella 艺术中心

注1：鱼玄机，唐时著名女诗人、女道士。绿翘是她的侍女。后鱼玄机因杀婢而被处极刑，又传此案为一冤狱。

注2：引自唐时皇甫枚《三水小牍》。指鱼玄机死时，许多朝士为她进言洗罪。

注3：这些都是与鱼玄机有过交往的诗人。

清平

Qing Ping，本名王清平，1962年3月生于苏州。双鱼座。1983年至北京读书，1987年留京工作至今。1980年代开始诗歌写作，1996年获刘丽安诗歌奖，2007年出版第一部诗集《一类人》。作品散见于《北大诗选》、《中国诗歌评论》、《发现》、《小杂志》等书刊及“文学自由坛”等网络论坛。

天性诗（for friends）

你的星座，血质，都大于你的选择。
你不能说别的话，像李白推卸掩盖的责任。
糟糕并不坏，而生活质量下降，有十万人为你承担。
开头，你不明白，结局就捣浆糊。但浆糊何尝不在古代？
地球就这样。仿佛只有一滴水，按着蒸发生长。
时间长，没有思想能合拍，只能歌唱、演讲、把女人比做花。
一和二，二和三，就那样爬山。
你看见圣贤了么？还有小偷的光环，也在不远处闪。
倘若想，讽喻、对比、人民的斗争，都不是。
有多少理想披着命运的外衣？
看看皱褶吧，你的衣袖、你的地质。
书桌上有两三道沟缝，你去看，就像战俘的游览，宁静得没有下一刻。

2008. 11. 12

神秘诗

你将万物的关节捏成一个孤零零的岛屿。
你是不可知的，就像天鹅的恐惧来自蚂蚁。
我看到一万年和十万年只有几分钟行程；
你和你的祖国，也短于一夜的丛林。
是什么使你将人生遗忘？
是什么，使你在曾祖父的回忆中化作鸟鸣？
没有一丝一毫的真实曾得眷宠。
功劳簿上，你仅获一缕氢弹的愁绪。
但爱情重叠而必须。
哀莫大于心死的一幕将迎来人民的欢聚。
你知道，未来的秘密就在于
从爱人弥留的耳垂上，拔除一枚永生的鱼刺。

2009. 7. 12

或悼念

比起很多快，你已经很慢。
但再慢也是悲哀。
你的来历和去处，和我的
有什么异样？凡神秘都让人去
徒劳地将手伸向河岸。

分开吧，你的枷锁，泳衣，莫名的
玻璃球一样弹开，在远处看着你的泪滴。
化作一缕烟的，是水草，蚂蚁，比欧洲更远的
胡同北面的工地。
像你不断消失的思想那样生活吧。看更多
后来者像，不了解你那样不了解新生活。

2010. 3. 10

哑石

Ya Shi, 1966年生,四川广安人,1987年毕业于北大数学系,现在西南财经大学经济数学学院执教。参与创办、编辑民间诗刊《诗镜》、《诗歌档案》等,参与发起、主持两届“衡山诗会”(2000,2010),出版有诗集《哑石诗选》(2007,长江文艺出版社),曾获第四届刘丽安诗歌奖(2007)、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2003)、成都廿年(1981—2000)诗歌奖等。

考古诗

不隐瞒!想把虚无的事弄结实,借助漫天雨的酥嫩。

看上去,世界不可认识。

但可以客观:三千铁骑怒闯金銮殿,擒住一缕孔雀呜咽——这是美的。

镜子葬送掉阴谋,爱挑逗樱桃静静的霓虹——这是美的。

你有带电的匕首,我有正直、微烫的前生——这是美的。

曲径通幽,通向一座隐秘、温暖的花园:那里,间或飞溅起湿漉漉鸟鸣,
不知来自
哪里,却透彻舌尖;进去时,且直直交出自己,如此坦荡,当然看不见自己。

各种哲学,提供蝴蝶穿花的解释。

哦,往上轻轻一挺,星空的巨大磁力,就会把你吸起来……

井台，孩童用轱辘抽水
忘记幽暗。如果借木桶
比喻她身体，热力就会
在内壁燃烧，直到俊俏、
敏感的裂纹，清脆发声。
当五月降临，瓢虫飞舞
我们回忆着，来到这里。
此处是故乡？依稀看到
一群群小猪，钻出菜地。
额头的花粉，热乎乎的
泥泞的蹄子，热乎乎的
沙沙的眼珠，热乎乎的
……头顶，暗花纹翠雀
东边几只，西边也几只
树梢上弹跳、吵闹……
这一只，腹下斑点可爱
可以叫……“哈贝马斯”

起初，也看不见自己，在圆圆海洋里。
注意哦，有时，文字考古的想象性错误，恰恰贡献真情。

火凤凰出现，告诫那些锦葵下数露珠的人：不要只做微观之事。

春风掀开翠绿，下面是花岗石，我们抱得更紧；历史，曾尸横遍野，我们抱得
更紧；雨下一整天了，我有野蛮、光明的暗器……是的，不得不抱紧！

2009

喜鹊诗

嗯，年少时，受控于心灵的激情，
总是忘记，那里也是这里；
现在呢，身体正慢慢教育我们。
不是她越来越强大，而是
身体的脆弱，逐渐告诉你远方是
怎样的远方，而灵魂的歇息
之地，一片宁静、浩瀚的海水之下，
又有怎样真实的情景。如果
足够诚实，你会看见自己的身体，
弥漫各处。其时，儿子依约举石块，
砸向翠绿枝条上呱呱叫的喜鹊，
却始终不能中的。你知道，
经过不算漫长的岁月，自己就是
那石块，也是那喜鹊……重要的是，
它们朝气蓬勃，谁见了都会欢喜……
包括翠绿枝条奋力的一颤，
以及空气中，慢慢扩散的嗡嗡声，
都是你微弱的、终于活了过来身体
——当然，在严格意义上，
被唤作儿子的，瞳眸有清凉雏菊，
更有你不了解的烈焰，所以，
他是更精确的你——那最模糊的你：
此世，泪水与羞愧，曾经灿烂的
时光的苦涩与甜蜜，全都无条件
赠与了身边的人，像一阵风，

像她们梦境中被风吹散的五彩阴翳……

最满意的事：不管现在，还是
身体夜鸟投林般回到了家的未来岁月，
我都是一团混沌，一次次教育和
被教育——从不放弃，自己颠覆自己！

2009

生日诗

还是闷热。还是一个人起床，收拾牛角上
渐渐醒转的渺小皮囊……

不在亲人面前说悲伤，今天也不。
今天无人可说。今天，流通货跟随腐蚀的化学。

针尖上讨尊严的叹谓，其实牙刷。
漫漫内省，鹿眼睛、小卷耳、狗鼻子、花舌头，

这漏食口袋囫圇吞下宇宙，又煮沸无脊椎的海兽！
正午，盘腿坐在新雨沙发上数腿毛。

第一次睁开眼睛时，全素。
公立大学的数学老师，极少数讲台上穿短裤，

那嘴含绿薄荷的一个，腿杆正直、谦卑地张开毛孔，
反思道之所盗与神圣的恶俗。

如此就四张有余了！牛角顶穿新雨面目，
回到撑开子宫的一刻？不，通电成透明的红色水母。

2009

池凌云

Chi Lingyun, 1966 年出生于浙江瑞安, 80 年代末开始写诗, 当过工人、教师、记者, 出版有诗集《飞奔的雪花》、《光线》(与人合集)、《一个人的对话》、《池凌云诗选》。曾获 2010 年《十月》诗歌奖。现居温州。

笛子呈现

我整天怀着一份隐秘的感情
念想一只笛子。
不是因为独奏, 或者合奏
而是那一个清凉的吹孔后面
紧跟着一个膜孔,
不能错位的六个按音孔
和两个出气孔。在一条直线上
它们如何引着锋利的小刀
让自己变得圆润光滑。
吹奏的人与聆听的人
用声音相见。就像水和水波
之间的震荡。难的是
一个孔与另一个孔之间
不能太远, 也不能太近。
这是笛子的艰难时刻。
而所有技艺都是神圣的,
这仪式已经流传了数千年,

吹奏与寂止的融合，
绵绵无尽的涌泉。被烤热
把一节白竹或紫竹调得
笔直。捅节，捅节。以浪涌的
弧度，以平头的圆铁棍
把每一节都捅穿，
让内壁光洁如压过的铁轨
等待饮泣的逆转，
或鼓噪一丝艰难的光华。
当一只熟练的手，在笛子的一端
放进软木塞，再用铁棍
轻轻推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它的喉咙没有因此而哑掉。
只有使用笛子的人知道，
温度能使音阶发生变化，
这是一切笛子的秘密——
它为美的旋律燃焰，却无法
为全部受难饮尽鸩酒。

2010-7-14

菊问

——兼悼上海大火中的遇难者

菊花进入麦地，延伸到金翅鸟的
翅膀中。不知为什么，它饥饿的胃
拒绝真实的麦粒。漆黑的旷野
拒绝下沉。背负菊花的日子，
影子的移动，比牛轭艰难。
更多菊花在路上徘徊。
更多白色的礼仪
从空中降落。更多空土
在制陶匠手中。一个个人形
被擒住，被出售。
你们有着同一种色彩。
匿名的抽搐
是同一种。

2010-11-30

黄昏之晦暗

总有一天，我将放下笔
开始缓慢的散步。你能想象
我平静的脚步略带悲伤。那时
我已对我享用的一切付了帐

不再惶然。我不是一个逃难者
也没有可以提起的荣耀
我只是让一切图景到来：
一棵杉树，和一棵
菩提树。我默默记下
伟大心灵的广漠。无名生命的
倦怠。死去的愿望的静谧。

而我的夜幕将带着我的新生
启程。我依然笨拙，不识春风：
深邃只是一口古井。温暖
是路上匆匆行人的心
一切都将改变，将消失
没有一个可供回忆的湖畔。甚至
我最爱的曲子也不能把我唱尽
我不知道该朝左还是朝右。我千百次
将自己唤起，仰向千百次眺望过的
天空。而它终于等来晦暗——这
最真实的光，把我望进去
这难卸的绝望之美，让我独自出神。

2010-4-30

西渡

Xi Du, 1967 年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 1985-1989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大学期间开始写诗, 1996 年以后兼事诗歌批评。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草之家》《鸟语林》, 诗论集《守望与倾听》《灵魂的未来》。部分诗歌译为法文, 结集为《风或芦苇之歌》(法国菲德罗普出版社)。其他编著作品有《太阳日记》《北大诗选》(与臧棣合编)《戈麦诗全编》《先锋诗歌档案》《访问中国诗歌》《诗歌读本》(初中卷)《经典阅读书系·名家课堂》(八卷)等。

拏 云

——纪念骆一禾

把攀索系在云的悬案上。
议论远了。风声却越来越紧
你从大衣兜里翻出一枚鹰卵
摊开手, 一只雏鹰穿云而去
证实你在山中停留的时间。
与我们不同的是, 鸟儿生来便会
裁剪梦的锦被: 那大花朵朵。
最难的是, 无法对一人说出你的孤独。

贴紧天蓝的皮肤, 一丝丝地凉。
太阳盛大, 道路笔直向上。
只有心跳在告诉血液: 你不放弃。

这时候想起心爱的人，心是重的。
小心掉头，朝下看：视野内并无所见
除非云朵一阵阵下降
赶去做高原的雨。星星的谈话：
是关于灵魂出生的时刻。说，尚未到来。

银河上漂浮着空空的筏子。
人间的事愈是挂念
愈觉得亲切。胼胝是离你最近的
现实，也是你所热爱的。
泪水使心情晶莹；你一呼吸
就咽下一颗星星，直到通体透明
在夜空中为天文学勾勒出新的人形星座
闪闪发光，高于事物。

这是你布下的棋局，但远未下完。
你以你的重，你艰难的攀升
更新了人们关于高度的观念。
你攀附的悬岩，是冷的意志
黑暗，而且容易碎裂。
那个关于下坠的梦做了无数遍。
恐惧是真实的，而愿望同样真实。
最后的选择，几乎不成为选择：
抽去梯子，解开绳扣，飞行开始。

2010.3.23

剑

——为敬文东而作

不断的寒流
把长安的春天变成寒冷的走廊。
在走廊的尽头，你端坐
抚摸光芒闪烁的剑 举向长夜。

剑是长夜之伤
也是长夜的疼痛。
你背剑下山的时候，
冬蛰的龙蛇在千里外惊叫。

我熟悉你精湛的剑术，
如你熟悉我多年积郁的恼恨。
伤和疼痛提醒我们活着的感觉，
而剑被迫清除世界的瘀血。

遥望人间稀疏的星光。
七尺之长剑随心所至，
剑花如芒，剑气如虹，
而时代越来越深陷于自己的幻术。
有物倒于剑下，即有鬼魅之笑声
自身后响起。

你转身而面对无物。

剑是自己的光，

也是自己的冷。
黑暗如大花，剑心如蕊。
孤独是随身的另一把剑。
唯一的剑客在长夜中与自己作战。

出鞘之剑：
一个愤怒的哑巴，
披拂金属与煤层的焦虑
跃进自焚的烈焰。

剑在血中吐出光明，长成你的骨头。

2010. 5. 6

消 息

——为林木而作

在乱哄哄的车站广场
我一边忍受人们的推挤
一边四处向人打听
一个戴荆冠的人。
人们用茫然回答我的突然。
到处堆放的行李
把我绊倒，两个穿制服的人
粗暴地用胳膊把我挡开。
候车室里充斥着嗡嗡的废话、
遗弃的旧报纸、方便食品

和难闻的汗味儿。
谣言如蚊子逢人发表高见。
一个背着孩子的女人
反复向我伸手乞讨，
紧贴她的身后，像尾巴一样
是两个比她更肮脏的孩子。
小偷在人缝里钻来钻去。
除了他们，和蚊子
所有的人都在准备离去，
虽然他们的愿望互相指责
他们的方向互相诋毁。
入夜了，广场更加拥挤。
仍然没有消息。
变幻的时刻表上没有，
霓虹闪烁的广告牌上没有，
人们空虚的眼神中也没有。
人们打开行李，把广场
当成了临时的难民营。
只有星光，仿佛救赎
从偶然的缝隙间泄漏下来
带来远方旷野的气息。
我终于拿定主意，
在广场扎下根来，
决定用一生等候。
我仰面躺下，突然看到
星空像天使的脸
在燃烧，广场顿时沸腾起来。

2009. 5. 14

陈均

Chen Jun, 1974 年出生于湖北嘉鱼。200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曾自印诗集《三件衬衫的魅惑之页》（1999），出版有小说《亨亨的奇妙旅程》（2006）、传记《歌台何处》（2007）、论著《中国新诗批评观念之建构》（2009）等，编有《诗歌北大》（2004）、《小说北大》（2006）、《新诗讲稿》（2008）、《京都昆曲往事》（2010）等。

毛时代的隐逸诗人

——写给朱英诞

高声叫嚷者必死于浮华
苟全性命于乱世者每日早起写诗、改诗
此后压在箱底
等待下一个世代的天外来客
院子中石榴花开得火红
紫藤花架也枝枝蔓蔓
就像街道上横行的红色青年
——他们刚刚用鞭子抽翻了知堂
且在老榆树下养心吧
天空青碧可慰情
孩子们散落国家四方
构成社会生活的节拍
荒山芜城的兵荒马乱恰似三零年代
他听着鸟鸣写诗
观看花惊也写诗
蓦然想起废名和林庚，倒不知

一人瞎着眼睛呆在黑屋子里
另一人踏上女主的专列
他自己制订的五年计划也很宏伟呀
“一天整理五首旧作，一年就是近
两千首诗了……五年呢？”
五年后的国家会安静么
在稿纸上他俯身回到过去
并反复修改一生中诗集的序跋，心境愈加
苍凉如故人归
——他已不再是白马少年
不再有从西单到北河沿的枯山止水
寂寞的温暖
只是蹒跚着脚步
眺望天安门和长安街的余晖
每到黄昏，居委会大妈就
推门而入，请他当义务读报员

2009.5.18

（自记：知堂（周作人）、废名、林庚，皆朱英诞昔日师友，回忆录中亦曾提。）

云意诗

一切都是浮云，都是天边
那颗星的一闪一闪（它照我
也照后来人，影子尾随之身姿
颇似一位古代的高贤）

我和你，读懂了青空的秘密
蝴蝶的翅膀颤动沉积云
妆扮历史的是火烧云的金顶
一笔一画划过额头，使眉眼寥廓
长安街上的人群稀疏
仅有拍照盘桓的旅游公民
和呼啸而逝的黑色警车
如果云知道，这无非是普普通通
的一日。这是抱臂而观之一日
这是烦闷欲裂或出门买醉之一日
阴云累累，傍晚时溅落微雨于泥足
落英飘零，席卷冷风中急促之呼吸
一艘唐代的航船穿行巫峡，看到
白露滴滴在枫树林尖
如果云知道，日子赋予他的
不止是美，且是一片美丽的伤愁，雾蒙蒙的顽童之历史

2009.6.7

厨房即景

清晨。从水盆中升起
一个袅袅面人。
他握着豆沙拳头，
嘴巴里流淌黑可可涎水……

我说：嗨，你可曾
爬过地狱的九层刀山和九重油锅，
那儿的“油炸鬼”最甜最脆最机灵。
还有焦圈，就着豆汁儿。

那人垂着悲哀的表情，
仿佛是俄狄浦斯的拐杖。
他瘫软在蒸气锅里，
灵魂发出鸭蛋羹的清香，吱吱，吱吱。

2009.9.15

宇宙是扁的：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异域旅行写作

• 胡续冬

The World Is Flat: Travel Writing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By Hu Xudong

“宇宙是扁的”这个题目来自诗人臧棣一首诗的标题，这首诗写于2000年5月臧棣旅居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执教期间。臧棣显然很看重这首诗里传递出来的某种讯息，否则不会用这首诗的标题来命名他2008年出版的一本诗集。但这首《宇宙是扁的》到底编织了怎样一种经验抑或想象呢？我们很难直接从这首诗的表层摄取到，因为这首诗和这十多年来臧棣的几乎所有诗歌一样，充满了饶舌、意外和高贵的含混性。

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新闻时，
我正在厨房里
切黄瓜片。两根黄瓜，
我刮去表皮，
将它们切得又圆又扁，
这只是一种结局。
将切好的黄瓜浸泡在
香油、盐、米醋的小世界里，
则牵扯到另一种结局。
多少人来吃晚饭？

有没有不速之客？
多少真正的营养互相矛盾！
或者，同样涉及到结局，
为什么我喜欢听到
有人在黄金时间里播报说
宇宙是扁的。
妙，还是真的有点妙？
我的预感说不上准确，
但强烈如光的潮汐。
正如短时间内，
我在厨房里看到的和想到的——
案板是扁的，刀是扁的，
不论大小，所有的盖子
都是扁的；图纹并貌，
只有盘子不仅仅是扁的。
面具是扁的，真真假假，
药片也是扁的；甚至
最美的女人躺下时，
神也是扁的。

如果对这首诗做一个粗暴的散文式减法，它大概说的是：“我”在厨房里切黄瓜片，同时在收音机里听到一则奇怪的新闻宣称“宇宙是扁的”，于是“我”的思维开始奔溢了，觉得所有在厨房里看到的和想到的都是扁的，“甚至/最美的女人躺下时，/神也是扁的。”而在我看来，这首诗的诗艺魅力正在于这句无端且强行嵌入诗人头脑的、魔咒一般的“宇宙是扁的”所引发的超现实主义自动写作式的联想，与诗人的旅居状态之间构成的一种饶有意味的张力。

诗中的一些细节强化了这种张力。臧棣写到切黄瓜片是为了请客吃饭（“多少人来吃晚饭？/有没有不速之客？”），这是对异域旅居状态下“主/客”关系的一个有趣的颠覆，这和“宇宙是扁的”这句话所引发的他乡与故土叠加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地理想象相应和。诗中还写到切好的黄瓜片是浸泡在“香油、盐、米醋的小世界里”的，作为一个深谙当代世界文学的人，臧棣当然知道“小世界”一词最常见的延伸义：戴维·洛奇（David Lodge）在《小世界》里描写过的那种跨国学人圈，而这种引申义恰恰又是臧棣本人旅居状态的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自我指涉，这个把“小世界”无限放大的结果，或许就是那句咒语般的“宇宙是扁的”。

“宇宙是扁的”这句话很容易让人想起一本经济学领域里平庸的畅销书，Thomas L. Friedman 的那本 *The World Is Flat*，这是一本粗浅地谈论经济全球化的小册子，但“宇宙是扁的”与经济学意义上的 *The World Is Flat* 不一样的是，我愿意把这句话误读成一种独特的与旅行有关的跨文化经验：在旅行中，故土与他乡、西方与非西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被一种颇具文化创造力和整合力的心智强烈地压缩、挤扁在同一个想象维度上，这种压缩、挤扁并非经济全球化论者们所鼓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是让“你/我”固有的文化差异以一种更剧烈的、近似于短路的方式在旅行过程中随时引爆。

有意思的是，上面提到的这种独特的跨文化经验，以各种不同的面目集中出现在 2000 年代以来一批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中，比如西川的《曼哈顿乱想》、韩博写于美国的诗集《第西天》、臧棣写于美国和日本的一系列诗作以及我本人写于南美洲的一些作品。虽然任何的旅行写作都同时具有建构他者和回溯自我的双重指向，但与西方现代诗人的异国旅行写作（比如伊丽莎白·毕晓普在巴西的写作、艾伦·金斯堡在中国河北保定的写作）相比，中国当代诗人的旅行写作中很少有单纯的猎奇、狂喜、不加反思的异域恋物癖和不加清理的乡愁，而是隐藏着更复杂、更饱满、更有活力的跨文化

创造力和对话诉求。在西川的《曼哈顿乱想》里，这种“你/我”之间文化经验的短路所造成的爆炸般的谵妄式奇语从一开篇就携带着巨大的批判能量：

终于明白，是中国人，就没办法：你头上父亲的父亲、祖父的祖父，盘旋如一架架直升机(只是没有声音)。他们追踪你来到曼哈顿，在你的头项捶胸顿足(只是没有声音)，要求你承认天使不是少年，而是老人。

与这首用历史纵深与现实罅隙中的中国和“像一本书被划得乱七八糟的曼哈顿”互相反诘、互相拆解进而让“东/西”方突兀的两极被挤压出近似“宇宙是扁的”之效果的作品相比，韩博《第西天》中的《第二十三天》则用一种刻意的老辣和冲虚把被拟声为“哎噢哇”的 Iowa 语境与东亚的自然神韵、精神旨趣整合、压缩在同一个极简的平面上：

北风野餐落木，
山谷夺胎换骨。
黄约翰参禅，参差
鸡虫一片：哎噢哇。

这十年来，非政治原因、非移民背景的跨国经验在中国当代诗人当中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化资源。随着中国当代诗人异域旅行写作的作品份量不断在增强，把它们放置到“旅行写作”的研究框架中加以考察是很有必要的。对旅行写作(Travel Writing)的关注是近些年来在后殖民和跨文化语境下重新被激活的一个学术热点，在新的研究视野里，旅行写作的关注范畴不仅包括游记、旅行随笔和信札等非虚构文体，小说、诗歌等虚构性文体也是极其重要的分析对象。旅行写作研究的基本范式是通过对作家、诗人的跨文化行旅所衍生的作品进行解读，爬梳埋藏在写作深处的认知与想象、僭越与

建构、国族与身份等问题，进而形成对不同文化之间的知识/权力关系的再反思。

在国际学界，旅行写作的研究范式所处理的，多是拆解欧洲与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非欧洲地区之间的书写与被书写、认知与被认知的历史关系，比如 Mary Louise Pratt 的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与中国有关的旅行写作研究，重点也在不同时代的西方探险家、传教士、知识分子和作家的中国之旅，比如 Douglas Kerr 主编的 *A Century of Travels in China: Critical Essays on Travel Writing from the 1840s to the 1940s*。关注中国作家和诗人、特别是当代的作家和诗人在异域的旅行写作现象的研究却比较少。当然，谈论华裔移民写作、中国作家和诗人海外写作或者流亡写作的比较多，但那是流散写作（*Diaspora Writing*）的范畴，与 *Travel Writing* 不是一码事。

如果我们用 *Travel Writing* 研究常用的“自我与世界”、“差异与认同”、“中心与边界”这样一些管道去疏通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异域旅行写作的话，我们会发现与西方学界处理他们自身在非西方地区的旅行写作时所得出的不大一样的结论：中国当代诗人们常常会把地理经验上的世界迅速内嵌为一种自我的延伸，文化差异会被迅速挤压为自我内部的富有强烈的意义增殖能力的悖论式对话机制。这不由领人想起对“世界文学”一词的不同理解。对这个词最新的阐述来自于哈佛大学的大卫·戴若什（David Damrosch），他把世界文学定义为一种流通范围越过了本民族边界的文学（*literary works that circulate beyond their culture of origin, either in translation or in their original language*），在一篇谈论北岛的文章中，他把北岛的诗歌作为他的“世界文学”定义的标准案例。而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异域旅行写作中，我们则看到了对“世界文学”的另外一种理解，一种向内的世界文学：在汉语的个体书写中吸纳并消化世界。

2010.12.20

写作的两极：对近十年当代诗现状的简单描述

• 孙文波

Writing at Extremes: A Brief Survey of the State of Contemporary Poetry

By Sun Wenbo

现在多数诗评家把一九九九年四月在北京平谷区召开的“中国当代诗理论研讨会”看作中国当代诗写作路向改变的拐点；因为那次会议，参加者多是国内诗坛有影响力的诗人和诗评家，且会议期间发生了对九十年代诗坛状况持不同认识、不同观点的激烈争论，从而使八十年代以来一直被人们称为“先锋诗人”，在一个共同的圈子里维护当代诗的创新意识、纯粹性的一代写作者，分为公开对立的两派，也就是后来被广泛用以标识写作的立场、身份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派。这次会议的影响的确深远。到了今天，它让中国当代诗坛呈现出的一个最明显变化是——甚至带来了更年轻的写作者对自身身份、立场、写作认知的不同选择——要么站在“知识分子写作”一边，要么站在“民间写作”一边，再不就是两边都不站，自己扯出流派大旗，如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神性写作”、“崇低写作”、“打工诗歌”等等。不过，即使有了这些表面上已经足以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变化，要真正总结从那时到现在这十来年中国当代诗的发展与变化仍然是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就目前诗坛呈现出的图景来看，情况显然要更为复杂，更难辨识一些。而且这种复杂的原因不是一个，而是很多，一方面，社会发展本身的原因所导致的对世界，主要是对自身生活场域的政治、文化、经济的认识的推进，以及出版发布的渠道由于网络加入，愈来愈自主化、多元化等一系列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对写作观念的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

一方面，则是所谓的派系内部也在分化，用以划分的尺度已经不能说明每个写作者实际的写作情况，再之则是新的写作者——70后、80后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写作方向的明确，开始成批成批地走到寻求影响力的前台。

这让人们看到此十年间，仅就诗事件的发生，比之九十年代也是多出很多的——像什么“下半身”写作群体的出现，众多诗网站的建立，不少大学里诗研究机构的成立，各种形式的诗歌节的诞生，各种名目的诗歌奖项的推出，不同倾向的诗选本的出版。虽然产生这些事件的原因各个不同，但有一点是有共同性的——随着资本的参与带来的表面热闹，使一度显得沉闷的诗歌界有了一点集市的感觉外，也使得众多写作者有了更多话题和面朝具体写作目标推进的动力。就是说，如果要总结近十年的当代诗写作，可以明确地把“写作的目的性”看作一大特点。而一直以来，在中国人的眼中诗是务虚之事，关乎的是人自身的精神建设，是有“品”的。但是中国当代社会在发展经济的实用主义国家政治的引领下，人们看待个人处境的标准，对待精神存在的要求，变得比任何时候更强调有无利益的实用主义。这一实用主义落实到诗的写作上则是消费化倾向的出现——消费为目的已经成为现在写作的一大特征。实际上，不管是今天的一些诗人对写作即时性的追求，使诗成为个人心情的简单记录，有了日记特征，还是另一些诗人在追求语言的新可能性时采取了标新立异的方法，均让人感到其中隐含着使自己的写作迅速获得利益反馈的暗藏动机。因此，除了少数诗人仍然坚持写作的务虚性质，当代诗领域近十年来的写作状况可以用这样的语言加以谈论——在解答人与世界的关系，表达人对社会生活的看法，理解文学的责任、良知与道德等方面，从事当代诗写作的大多数人所做的一切还远远没有达到最基本意义上的，从古老过去延续下来的人类对文学提出的种种要求。甚至有时还让人感到是在朝一条反向的路径走去，即：当这些人越来越多地掌握写作的技巧，能够通过语言的把玩更熟练的谈论问题时，反而离问题更远了。

这样，就不能不谈到当代诗写作中出现的写作现象、写作实绩向两极分化的问题。过去，由于某种历史成因，不少人在考量当代诗的处境时，爱用数字量化的方式对之做出评价。譬如读者的人数是决定诗的质量，写作者影响力的硬指标。但这一点到今天已不是合适的方法。而说到两极化，我的意思是：尽管近十来年的当代诗写作显得还算热闹，但真正可以从诗本身谈论其成就的诗人并不多。而这不多的诗人能让人感到欣慰，得到尊敬，主要在于他们的写作在恪守诗的基本伦理的前提下，以最大限度的努力接近对诗的自足性的抵达，并从“创新”的意义上给与了读者体味语言创造力的入口。这一点如果具体说来即是：比之九十年代在处理诗与社会的关系时一味强调“现实”的具体性，细节的准确性，强调复杂的审美学，以及由此带来的诗向公共一体化趣味的趋近，近十年来已经有少数诗人超越了这种仍然具有二十世纪下半叶明显威权主义色彩的写作范式，使个人更加趋向于在写作中完成“审美自足性”的建构，从而使人看到不管是在题材上，还是在语言、形式的使用方法上，写出的作品已经明确地呈现出独立色彩、个人见识、非主流趣味的特征。我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一种很大的改观；因为它更加鲜明地体现出中国当代诗写作与个体人性的关连，也非常符合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化思考中关于生命自由理念的重新分辨。甚至可以这样说：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总体的变化与进步——以更加个性化、更尊重人的具体性来对诗进行把握，使之真正做到从语言的内部解决个体在理解文学责任、社会良知、道德伦理时的种种矛盾。从而让人看到八十年代以来一直被强调的诗向“本体”的回归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而非常有意思的是，这种向前推进还裹挟着对传统的重新认识和清理。譬如在某些具体作品中人们看到的是对旧事物的关注，和对历史的直接反思。以至如果晃眼一看，会让一些心思不那么细致，见识不那么宽广，理解力不那么深入的人，产生写作向后退向颓废、没落、腐朽的感觉。但正是如此，它才让人看到中国当代诗在处理长期以来，被批评者诟病的与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一难题时，表现出了融合、辨识、清污和更新的能力，使一直被某

些国粹主义者认为当代诗有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痕迹、属于模仿品的面目得到了澄清。也就是说，通过具有接驳意味的与中国古老文化精神的对接，当代诗终于在传达一以贯之的中国文化的人生观、宇宙观，对世界与社会的认识等大的意识形态方面，在文化血缘的意义上做到了自我更新，基因再造。而从这一点上往大了说，这样的变化，人们可以将之看作是在一种貌似向后退的写作策略的支配下，中国当代诗在自我更新的过程中，对胡适以降，包括了新月、创造、现代、七月、朦胧诗在内的一整条中国现代诗发展路向的全面反思，也是对创造了辉煌的诗历史的伟大的古典前贤们充满尊崇的致敬和精神上的继承，更是在理解汉语的价值方面对语言的历史附载功能开始了新一轮的重新认识。虽然到现在，还不能说在这一方面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人们可以将这看作一个开端，看作某种强烈的信号，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当代诗歧路横生的探索后，终于有写作者把建设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在语言形式、写作内容、思想表达上寻求具有薪火相传意味的创造性对接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并使得一些像写景、咏物、感怀这样的诗体，有了新的样态。

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可喜的。是对那些认为当代诗在整个国家陷入物质主义、功利至上的现实生活中，已不可能再前进一步的观点的反驳，也是让对诗的存在还不至于那么绝望的人感到欣慰的事情。不过，虽然如此，仍然不能不让人稍觉失望的是做到这一点的人太少，是属于所谓的“无限的少数人”。因此到了最后，我只好将之理解为一个时代能够提供的真正的诗写作者必定是极少数的人。这样认为，并不是要瞧不起大多数写作者，而是从写作对人的意识、修养、态度的要求来看，存在于当代诗写作领域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大多数写作者缺乏宽阔的文化视野、历史意识、文学的整体观，也缺乏建构一种当代诗言说方式需要的人文精神，和真正可靠、稳妥、平静而不那么狂燥的文学信心，写作因此变得简单、零乱、平面化——要么是即景的感叹、情绪化的发泄，要么是对琐碎、拉杂生活的无休无止地絮叨，缺少深入透析事物内在本质的品相。但即便是这样，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

严重的问题是：借着“后现代”思潮从西方传来，同时借着对当代社会混乱现实带来的自身处境的不满，一些写作者用破坏的心态来处理自己与诗的关系；诗在他们那里总是以嘲弄自身的面目登场。为了强调这种登场是有效的，不少人还以“解构”的名义进行自我辩护，申说这是充分体现了对文学旧势力的反对。让人遗憾的是，纵使“反对”可以作为写作的原则成立，我还是没有看到这些人通过反对获得了将写作导向被当代理论称之为“无意义的意义”之具有“后现代色彩”的结果。存在于大量诗作品中的，反而是弱化诗意，将语言向浅淡、平白、无聊的方向引。就是把标准再降低一些，从这类作品中我还是看不到哪怕用“后现代”理论给与解释，但能够说得通的诗学意蕴。因此客气一点地说，除了在这些写作者的作品里看到一种带有自虐意味的，对现实的抵牾情绪，和自以为是的把玩语言的玩家心态，几乎看不到其中还有什么意义。

这些无疑可以被看作破坏性的力量。正是它们使人们看到了近十年间发生在中国当代诗坛上的某些自以为是，但令观者啼笑皆非的事件。甚至有些事件的流传还扩展到诗领域以外，使得一些平日根本不关心诗的人，把其中某些事件（几乎每年都有那么几桩，给人层出不穷的感觉……）当作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以瞧不起、颇为挖苦的口吻大聊对中国当代诗的轻佻看法。但与大多数从事诗写作的人在碰到这种情况时表现出非常气愤，觉得诗受到如此对待让他们心里很忿忿然，要冲上去与别人辩论一番的作法不同，在我看来中国当代诗被这样对待有它一定的道理，因为谁让有些写作者一方面高谈阔论，一方面又像上面所说，写出了最无趣，甚至无聊、无品的诗作品，干出了像弱智者干出的事情呢。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既然在诗写作中有人心甘情愿地把肉麻当有趣，粗鄙当豪放、痞态当潇洒，有人又像做秀般弄出傻里巴几的事件，被攻击只能是自作自受，活该领受的遭遇了。这种事情的确像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让以严肃认真地态度从事写作的诗人亦受到牵连，让作为人类精神生活最高级形式的诗本身亦受到攻击和贬低，使得本来就艰难的诗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因此让人不得不感到非常痛心，有时候还产

生出灰心丧气的感觉，觉得与这些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写诗是大不幸。至于那些以轻佻口吻谈论诗，其实对当代诗一窍不通的人，不过是更充分地表现出中国当代诗写作的大环境是什么样子罢了。对此，我一直倾向于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这种局面的出现，正好说明了仍然能够坚持在写作中一步步向好的方向前进的那些诗人，他们对复杂现象的分辨力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甚至觉得这是时代给与的馈赠，让他们在其中不断训练自己。要知道，复杂而深刻的诗，正是来自于复杂的社会生活赐予。

各种文学现象的兴起总是有诸多原因的，从中折射出来的肯定不仅是单纯的写作本身，而是包括了与时代发展相关的种种纠葛。因此，不能像很多人把造成这种现象的出现全部怪罪在写作者身上，指责他们缺少修身养性的自觉性。中国当代诗写作群体中大部分人之所以这个模样，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当一个时代充斥着“现世报”心态，被普遍的浮躁气氛所笼罩，必然会影响对事物做出判断，影响看待事物的眼光，最终影响人们做决定和下结论。从这一点上讲，中国当代诗呈现出这样的景象也是它自然而然的结果。因为它从整体上与社会现状呈现出来的精神状况是一致的。我知道，人们总是期待超越性的事出现，希望看到作为人类精神生活最高形式的诗，能够随时随地提供体现出人类思想的“绝对意味”的产品。但是这有点太难了。任何时代，哪怕是被称之为诗的“黄金时代”的时代，譬如唐代，都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要求。所以尽管中国当代诗近十年来的普遍情况仍然让人沮丧。但如果仔细想一想也算非常正常的现象。而所幸的是虽然少，却还是有那么一小部分写作者，能够以全局目光审视自己的写作，并不断以修正的方式力图让写作获得与变化的时代生活共振，进而获得对内在隐密的触及。我把这一小部分人看作引领者。也相信有他们存在，就不会发生诗的城门失守、精神沦陷这样的事。所以如果总结，我给与近十年来中国当代诗的评价是：它没有表面看到的热闹那么热闹。它仍然不是大众的。但就我个人的愿望来说这样很好。我甚至认为，要是前面我谈到的两极化分离更突出一些，中国当代诗的成就也许会更大。因为，当少数人越走越远，其身影愈加

模糊，其孤独愈加明确，才愈加说明在将中国当代诗引向深远的去处时走得愈加明确，愈加能够确立它已经带出的高度。因为它印证的是这样具有真理意味的古语：高处不胜寒。

2010.12.12

诗人互评

柏桦：《学习》

我的俊友，我中学时代的友人
贫穷使你轻盈

那寂静的木螺丝厂呢
休息……在燕子的翅膀下

神派去一个妙人
又派来一个虐待我的人

以及，笨重的人……
这些人知道，1894 就有了注水猪肉

那失败者呢？他们读书
最失败者呢？他们看电视

而她却在母亲的教育下
成长为一名有洁癖的小农学家

唉，历史学！义和团？
德国兵用机枪扫射穿红裤子的中国妇女
……

2010-9-23

聂广友：这首诗调高而弦急，相比你其它有些诗，它减去了缓冲地，而是一步比一步紧，有一种强力。

柏桦：但愿。我也在试一点点新句法。前途未卜，内心有些紧张。特告广友。

聂：我也感觉有些新发，这种心里的紧张也能化为一种张力呢，呵，李笠说的好：风月大地有了你，就如同大地上有了清风和明月。

柏：史蒂文斯说，他只为一个读者写作。接着他又说，要想有独创精神，就必须有外行的勇气。我在此套用他的话，1) 我只为几个读者写作，因此在这个人数极少的论坛，特别适合我；2) 若要在写作中做到常中求变，那我将不断地以初习诗的兴奋与好奇来重新炼字、锻句。

柏桦：《问道》

1890 年，中国“问道者”认为：

只要传教士关心我们的口腹，
我们会赞成拯救我们的灵魂。

而传教士也心知肚明：

雇佣信教者工作的问题，
是他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个中国人若想成为一个基督徒
他必然想依靠基督教讨生活。

1894 年春，英国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在四川万县见到一个苦力基督徒

他入教仅是为了神能治好他三岁女儿的聋哑病。

在重庆，魏夫人脖子上的脓疮被教会医院治愈后
立刻对真理或科学产生了极大兴趣；

随即她成为一名基督忠实的女儿，
每周末必长途赶来参加礼拜唱诗。
贵州府道台唐先生目睹了治疗内痔病人的手术后
便当场信仰了基督教。

依然是 1894 年，四川有六万天主教徒
其中大多数是苦力、游民、骗子和强盗；
这是水富的一个大主教莫托特说的，
他甚至还说了句更疯的话：
“基督的十二使徒中，有一个曾来过四川水富。”

2010-9-23

聂：这首诗让我想起你原来说过一句话，说是写完史记后，想写民国，我觉得你是不二人选，你身上有一种民国旧时的土的气质。
现在想起来，你的史记我喜读的原因也在于，外表平淡，内里却有一根弦在调控（张力）。所以能读出甜来，这根弦是这种诗的命啊（借用一下），呵。

为什么选择从 1894 年开始？一般的划分，近代史是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的。

这首诗中，舍弃了明显的修辞，诗意从何而出呢，找到一种和时代相契的语言气氛？对你的新实验充满期待。

柏：广友，1894 是非常重要的年份——甲午之战——我个人认为比 1840 重要得多。由于刚开始，此诗的第一节还是很有问题的，不过，我慢慢来，我有时间来修改的。匆复。

聂：是的，我也同意柏桦老师这个判断。另，我只是很好奇，这种写法，一般人写到最后，诗意可能就没了，行文也会散掉（所以不大有人敢这样

写），而你却能保留诗意，并在最后整个地挖掘出来，这也是一种强力，这样的诗有一种风范，我很钦佩。呵。

柏桦：《礼物》

大雨中，她打开印刷厂的铁门
冲进社会主义排版室
查对契诃夫选集中的一句原文。或许，
“锈渍斑斑的窗外飞着燕子”

字已用完，在这个冬日，
你想到另一个故事的一些关键词：
饥饿、方便面、青春以及为难；
他被一个非势利但不老练的诗人拒绝。

冬日！她家的热汤，我们短暂的欢乐，
一个人哭了，他想过神的生活？
在明亮的灯光和玻璃桌前
（她是那样喜欢明亮和玻璃）

他俩仿佛在沉思
他俩并不知道时间已接近尾声
“处女星已经回来。”
现在已到了她为我们说出谶语的时刻了。

2010-10-5

聂：将不同的断面熟练的契在一起，几无痕迹，又能在维度的穿越时碰撞出诗意，对一些几不察觉气氛的捕捉很准（对意象的选择也很恰适），这一直是柏桦老师的擅长处。

柏：广友又轻易看到妙处。此首犹值一说，写了好几桩旧事，但亦连成一片，到时见面时，一定亲告之。

柏：告广友：此诗第二节末行又作了细改；最后一节最后一行删去二字。

聂：确实，此诗在这一句可待机缘修好——就几近完美。感觉两个修饰词语义上仍有些重复，

柏：是的，等，然后捕捉。

聂广友：《弦柱》

秋风吹拂吴兴大道，又吹拂我们。

一泓深水泛起的微澜。

旷野阔大，飞来一群击弯的铁钉，

一一落在洁白的粗砺之桥上。

桥上更无东西，几个棕色的眼睑

向白色牌子，大楼，及廊柱的深处归去。

回来时，发现你的身体逼真的立在跟前。

柔和的小引擎起伏地呼吸着

新颖的旧物，又在脸上露出昨夜的无眠。

“这些年，你竟逃过了无人的追踪，

去了哪里？”

十字路口，无人问又无人应答，

如绿衫人仍未离去。

斑草花痕，从桥岸的柱弦到

一个微温的瓦片之间，距离有二米远。

中间一只鸡一只鸭在光线里赛跑，
我们交换了它们束缚手足的地方，
又向对方身后蓝色的河流看过去。

2010-11-12

柏：引我驻足遐想……读此诗，我能感觉到你的身姿：优雅、淡定（须知：不是从容），你已贡献出你的形象，足矣。剩下的，就是心细如发的读者的事了。若对此诗之微妙不能理解之读者，不是你的事，而是我们的事。

聂：谢谢鼓励，这是今天很快写成的，感觉用了一些新方法，呵。

柏：此诗，我读出了一种温暖的期盼与沉重，友人呀，你在那里！我（作者，即你）在呼唤。

聂：“一种温暖的期盼与沉重”，柏桦老师解得正是，是一种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心声。

聂广友：《都城》（长诗未完，省略）

柏：这首诗一开始“他背着樟木箱子在雾中独自站立”就立刻吸引了我。神秘青年出场了。很怪，此诗虽尽是细刻、写实，却处处给人空灵之感，总让我想起罗伯·格里耶小说中那些神秘人物。此诗通过写物、写事，写出了气氛，这一点特别让我着迷，需知，“气氛”可是诗最上乘的东西呀，而且，气氛很不容易被写出来。我年轻时，写过一个诗观，就专门说到气氛。

红山：柏桦：“诗和生命的节律一样在呼吸里自然形成。一当它形成某种氛围，文字就变得模糊并溶入某种气息或声音。此时诗企图去作一次侥幸的超越，并借此接近自然和纯粹……”

柏：谢红山引来我27岁时写的《我的早期诗观》中一节。

聂：我只能说，有柏桦老师这样的知音，于人生是可遇不可求的，或几乎是一种奢侈。我个人对这首诗还不大确信，但柏桦老师说到的两点，正是我写作中自觉所在，尤其是气柏桦老师说到的气氛（我说的是气息），更是我半年来一直在不停地说道着，可是一直无人发现。今天看到红山兄一贴出来，真是如遇亲人般的亲切。

今年，我写过两篇文章，《事物的内部正在述说》，和《气息凝聚事物》，也是说到此处的。我正是一路循着事物的气息（这种气息正是文本的气氛所在），以期进入事物的内部的。循着它还可以追踪到好几位大师说的“他人”理论，柏桦老师27岁就写出这样的文章，这种对事物的领悟力，我只有叹服。由此可见，柏桦老师说的技术，于他的经验来说，是全方位的，有宏观的，有微观的，是一位全方位的技术（大）师。

柏：一个诗人独特性的秘密，是句法，而往往不是词法。写出自己的句法最为重要，有自己的句法，就有自己的节奏、音调、声音。锻炼句法更重要。

聂：谢谢柏桦老师的指点。我以前写诗多少有些像是，在漫长的旅途中终于发现了一个原型（这和三缘兄的话近似），然后就去把它挖掘出来。或者是，我循着事物的气息进入到它的内部，我确实看到了一些神秘的东西。在锻词炼句上的确有些疏忽，我也觉得这尤其重要。我会尽量平衡好。

（明迪摘自〈风月大地〉论坛）

杨小滨

Yang Xiaobin, born in Shanghai, China, is Associate Research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He obtained Ph.D. from Yale University in 1996 and subsequently taught at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until 2006. He has published three poetry collections and has won several awards including the 1994 Award for the First Book of Collected Poems. He has served as chief editor of Modern Poetry Quarterly (Taiwan) and is co-editor of Poetry East West.



THE CLAY POT IN TENNESSEE

I brought a clay pot to Tennessee,
smashed it, and the aroma of fish soup bloomed,
lifting and wafting like flower petals in the spring air
before settling onto the muddy pond of a grocery store.

All the catfish grinned. So happy, they almost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broken pieces – even with a pot of noodle soup,
their kisses still would only reach the lady-boss's rosy cheek,
to stamp the seal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

An unpatriotic clay pot cannot grow into a mushroom cloud,
nor have the time to nurture a nation's fine taste through small talk.
I lie down in Tennessee, twisting the fish lips still licking the clay,
as if only through breaking can a pot's fragrance become strong.

Translated by Yang Xiaobin and Neil Aitken

田纳西的砂锅

我把一只中国砂锅带到田纳西，
砸碎，盛开鱼羹的鲜香。
它纷纷扬扬，像春天的花瓣
飘落在一池浑水的杂货商场。

鲶鱼们咧开了嘴。它们高兴得简直
想委身于碎片，再来一锅粉皮汤，
却只能吻到老板娘嫣红的脸颊，
盖上华侨联合会的印章。

一朵不爱国的砂锅，既然长不成蘑菇云，
也就没工夫熏陶美食的民族，拉家常。
我趴在田纳西地上，捏弄舔锅底的鱼唇，
仿佛只有碎的时候，砂锅才会更香。

POST-POISON-ISM

In the grasslands, there is a cloud called vomiting.
But this is not yet the most beautiful sight.
Nutrition ripples like waves above the tops of drowning heads.
There is a rain shower called stones that grow out of the milk.

Under the rippling waves, whenever the mermaids weep
they steal sugar from the water. Do you hear it?
It's the oysters whistling for them—
the delicacy of pearls as subtle as a conspiracy.

Come, let Lake Kunming fall under poisoned wine.
A cow walks on its banks with black eye circles,
too beautiful to remember that pandas are fake –
swallowing the heartbreak grass, she'll grow into a saber-toothed tiger.

Translated by Yang Xiaobin and Neil Aitken

后投毒主义

在草场上，有一朵云叫呕吐。

但这还不是最美的。

养分，像涟漪淹过头顶——

有一场雨叫乳汁中长大的卵石。

而涟漪下面，美人鱼一哭便偷腥了

水里的糖。咦？听见了？就算是

牡蛎替她们吹几声口哨——

珍珠的精致，也不下于阴谋。

来吧，让昆明湖倒在鸩酒下。

母牛在岸边眼圈发黑地散步，

美丽得忘了熊猫是假的——

吞下断肠草，她就能长成剑齿虎。

TO THE SEA NEST

On our way to the Sea Nest, we run into
members of our family, ex-lovers and several specters.

Waves sound like sunrays striking our faces.

When a gust of ocean wind blows in, you
are combing your hair. You lean over the window sill
as the window melts into water, then is taken away
by the tide. You keep combing, and hand it over to me:
"That's our future," you say.

"Only what hurts can be beautiful."

"But is a future broken short still a future?"
You smile, remain buried in the glassy water
as if nothing has happened.

The sound of the tide recedes.
Looking at the green sea at noon, you forget
I'm behind you, consumed by fire.

You shed your thin dress, and fold the ashes
into the shape of memory. But

it's not ashes -- I'm running on the waves
– a grey horse.

"How far is it now?" I ask.

You turn around and make a face: "Let the wind of the Sea Nest
blow, like our cries."

Translated by Yang Xiaobin and Neil Aitken

到海巢去

在去海巢的路上，我们遇到了
家人、旧情人和几个幽灵。

海浪的声音像阳光砸在我们脸上。

一阵海风吹进来的时候，你
正在梳头。你趴在窗沿
窗融化成了水，被潮流带走
你接着梳秀发，递给我：
“那是我们的未来，”你说，

“痛的，才是美丽的。”

“可是，咬断的未来还是未来吗？”

你笑了笑，依旧伏在玻璃的水里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潮水的声音渐渐远去。

望着正午的碧海，你忘了我
在你身后，已经被火烧完。

你褪下纱衣，把灰烬
叠成记忆的形状。但
那不是灰烬，我在浪尖上奔跑
一匹灰色的马。

“还有多远？”我问。

你回眸，吐舌头：“让海巢的风
吹奏，就像我们的叫喊。”

Neil Aitken

艾仁才，中英混血，加拿大籍诗人，在沙特阿拉伯与台湾生活过，后在美国获得电脑工程学士及诗歌创作硕士，第一本诗集获得 Philip Levine 诗歌奖（2007），目前是南加州大学“文学与创作”博士生，《卡车诗评》主编，也是《诗东西》编辑之一与中英翻译。



四小时去台北

空出思想，
我的头靠在
汽车的灰色窗户。

在应暗而未暗处，
无尽的光闪亮
从水渍的民房
和从坡上冲下的屋子，或
路边的微光，每个
之间的点。到处是
店招从中间点亮。

机车和计程车消失，
只剩下隐约的尾灯
像萤火虫逃进夜里。

路哼鸣着，像疲惫的佛僧
在守夜的终了
身体久久漂入
星河之后。

(杨小滨 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Yang Xiaobin

家信

父亲的话
丢下
像旧鞋子
在后门。

灰灰的破
那种苍白
是黎明前

夜涂出的世界。

不知道
这条路要走多远
慢慢画圈
还是沉入清脆幽深的雪。

父亲睡入
漫长的叹息，不觉
意义的边缘线
如何消失。

他的话那么少
在一个渴望回家的
儿子心里
重建一个世界。

最后从土里拔出的
树的残留
掩埋多年之后
被风吹起。

(杨小滨 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Yang Xiaobin

臧棣

Zang Di (1964-), poet, critic,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Beijing University, and author of six poetry collections. He has edited *Rilke's Poetry* (in Chinese translation), co-edited *New Poetry Review* and *Chinese Poetry Review*. One of the Ten Best Poets and Ten Best Critics in China. Co-founder and chief editor of *Poetry East West*.



IN MEMORY OF PAUL KLEE — A SERIES

Sin lets me know you. Painting a woman
of rich lines, this may be one chance to know
the world, as one woman can solve all problems.
At least you once imagined in this way, just so,
using this kind of inspiration, deciding
to let her have no clothes and lie on tree branches,
where before she sat upwards on the sofa, or bed.
You did the one thing great artists do, changing
the background, changing the future of a life.
I was sixteen, still reading *The Scarlet Letter*, leaving
off from math to read *Wuthering Heights*
to see how the self can be reformed, to read
Sense and Sensibility to learn to fall into daydreams,

so empathy can be confession flapping like a fly.
In truth, if you really want to understand my words,
be a huge temptation, enrich me so that maybe
I can realize my body is not wholly mine. I protest,
knowing my body is often not the flesh inside me.
Three or four yards away, my body can become
a date tree. Inside the yard are two trees, one
might be a date tree, and still another a date tree,
as in the practice of rhythm and not nonsense
responding to questions of where to place the world.
Even now temptation enriches me, my situation
so very different from theirs. Every eight years
I will want to quote your words one more time:
How I want to humbly kneel down, but to whom?

Translated by Afaa M. Weaver and Ming Di

纪念保罗•克利丛书

认识你是因为罪。一个线条丰腴的女人，
你画下了她。这也许是重新认识世界的一次机会。
一个女人就能解决全部的问题。至少，你曾这么设想过。
要么就是，你曾处理过这样的灵感。
你决定让她不穿衣裳，躺在树杈上。
而在以前，她只习惯躺在沙发上，或是床上。

你做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能做的事情——
仅仅是改变背景，就改变了一个人的未来。
那年我十六岁，因为读《红字》而没有完成
数学作业，因为读《呼啸山庄》而发现
自我是可以改造的，因为读《理智与情感》而陷入
白日梦，而移情就是用苍蝇拍敲打《忏悔录》；
如果有真相，如果你真想了解的话，
那么，是巨大的诱惑充实了我。那也是
我第一次认识到我的身体并不完全属于我。
我反抗，于是又意识到我的身体
经常不在我的肉体里。在三四米之外，
我的身体会变成一棵枣树。院子里有两棵树，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
这不是废话，这是一种节奏练习，
牵涉到你究竟想把世界摆在什么地方。
直到现在，仍是诱惑在充实着我。
所以，我的情况和他们不太一样。
每隔八年，我都要引用一次你的话——
我多么想谦卑地跪下来，但跪在谁的面前呢。

OUT OF CAVE SERIES

You came out of the cave. Half an hour ago
your body weighed an adult brown bear in the darkness,
each step, an ignorant affirmation of the land.
Ten minutes later, you're welcomed by an extreme limit at the gate.
The sunbeams hit your face, your hair lifting like colorful breathing.

You're transformed into a new leopard. Metamorphosis works well
in bringing you back to a wild rainbow.

The world is hidden in your body, so you start to run
and run into a little antelope. You jump to it and bite hard
on its throat, overturn it on the meadow
while it's echoing the whistle of truth.

You no longer need the cave, but inspiration from the land.

The path you've chosen is fascinating –

I try to follow your footprints and come out of
our cave too. Look I've made a soup with the bones of
the antelope. Sure it's nurturing after I put dates in it.

But my progress is slow. So far
I'm only breaking even with the maze.

Translated by Ming Di and Afaa M. Weaver

走出洞穴丛书

你走出洞穴。半小时前，在幽暗中
你有着一头成年棕熊的体重。
每个脚印，都是对大地的无知的肯定。
十分后，一个极限在洞口欢迎你。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你的毛发像斑斓的呼吸。
你蜕变成一只崭新的豹子。变形记很尽职，
将你还原成一道野性的彩虹。

世界隐藏在肉中，于是你奔跑，
冲向一只小羚羊。你扑上去狠狠咬住
它的喉咙，将它掀翻在草甸上。
它的喉咙里回响着真理的哨音。
你不再需要洞穴。你需要大地的启示。
我觉得你的路线选得很有意思——
沿着你留下的踪迹，我也尝试着
走出我们的洞穴。我用羚羊的骨头
炖了一锅汤。放入沙枣后，果然很滋补。
不过，我的进展很慢，到目前为止，
只能说，与迷宫打了一个平手。

THE SPIRITUAL PORTRAIT SERIES

Nothingness performs well this time.
It's snowing, as white as the power of poetry.
For the power of ivory, would you like to try with white radish?

It's snowing all the way to the pomelo fruit, into the bell pepper.
Yes, you must be frequently refreshed, just like eating vegetables.
The initial pleasure has brought along three opportunities:

First of all, a river hike is no longer difficult.
The second thing is, I believe you, you have let go of everything.
Finally, with each stack of a snowman, you've brought life back

to the surface of the world. You team up with me,

as I've just white-gloved morality.
For two hours, it's been a sheer paradise of the prairie.

You pull me into your arms, or put me in your pocket.
In you, there is every posture that warms me up.
In you, there is every color that sews me together.

No matter what reality wants to replace this time, I do not refute.
I do not refute the truth, or the sorrow, or the hell,
because you enjoy the snow on both sides of the canal.

Translated by Ming Di and Afaa M. Weaver

精神肖像丛书

这一次，虚无表现良好。
雪，白得像诗中的权力。
象牙做的权力，要不要用白萝卜试一试？

雪一直下到了柚子里，下进了灯笼椒。
是的，你必须经常更新，就像吃菜。
第一种快乐带来了三次机会：

首先，在河面上行走，已不是什么难事。
其次，我相信你说的，你曾放下一切。
最后，每堆一个雪人，你就将生活带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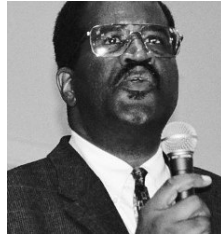
世界的表面。你配合我，就好像
我刚给道德戴上了一副白手套。
两小时里，已有过平原上的一片天堂。

你把我拉进怀里，或是把我放进口袋里。
在你身上，有温暖我的每一种姿势。
在你身上，有凝聚我的每一种颜色。

这一次，无论现实想取代什么，我都不反驳。
我不反驳真理，不反驳悲哀，不反驳地狱，
因为你只喜欢运河两岸的雪。

Afaa Michael Weaver

蔚雅风（Chinese name for Afaa Weaver）is a poet, playwright, author of nine poetry books, and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immons College in Boston, USA. He has taught in Taiwan as a Fulbright Scholar. He is the chairman of the Simmons International Chinese Poetry Conference which convened in 2004 and 2008.



达摩面壁

到了第一千天，
墙上的裂纹扩散开来，就像匿名的恋人们
在午后显得生机勃勃，
身材高大的女人拖着长长的丝带，
自云端，跳着舞，缓缓降落。
他的双耳灵敏地捕捉到了
从那些晦暗的凹缝中传来的隐秘的哭泣，
一个女人的抗议或悲哀——
令他在退色的僧袍中颤抖，
而那些啜泣本身却不再能触动他。
在屋檐下是有过一个春天，

帘布轻卷，花色起伏如波纹；
她带给他一些烤好的肉，和一个
放在绘有金鸟的托盘里的预言。
他们做爱直至雄鸡报晓。
而今，他用身体把自己和墙壁粘在一起，
静寂中只见一线经脉犹如蚕丝。

（臧棣 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Zang Di

严力

Yan Li (1954-) started poetry writing and painting in the 70's and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Misty Poets and Star Star Group of artists. He moved to New York in 1985 and started *Yi Hang* magazine. He has also written novels and essays besides poetry. He lives in China now but travels to USA every year. Currently he is a resident artist in South Korea.



THE ARC OF A HOLIDAY

Colors burst in all directions from fireworks
Then arc down along the sky's spine
People looking up are in an aesthetic rut
So they tilt in the direction of sweetness
Till their hearts' teeth are decayed by fantasy candy

Along the spine of the sky
Fireworks keep narrating the curvature of a holiday
Among the revelers I look down at my own shoes

They are of an individual size
A segment of solitude snipped from the crowd

The sparkling moment of fireworks
Abstracts everything that was concrete
In my waking state I wake up further
The sky's spine presses on my spine
There is no crack left for fireworks to squeeze through

Translated by Denis Mair

节日的弯度

礼花四射的光彩
沿天空的脊背弯下来
仰望者以美学的惯性往甜的方向倾斜
内心的牙为此被幻想的糖腐蚀

天空的脊背上
礼花继续叙述着节日的弯曲
我在人群中俯视着自己的鞋
它是一截个人的尺寸

从集体中剪下来的孤独

礼花瞬息的灿烂

抽象了所有的具体

我从清醒中再清醒一次时

天空的脊背紧贴着我的脊背

之间已没有任何缝隙可以穿梭礼花

THANKS FOR THAT

The state has occupied all geographical surfaces

I can only construct my inner world downward

The government has occupied the biggest banquet table

The plate in my hands has to serve as my table

Social institutions occupy all the skeletal joints

So I pound out a romantic mood with percussion of flesh

Schools have occupied the vantage point of education

All my theories can do is fight guerilla actions

My wife has occupied the facial expression of family life

All I can do is polish the mirror a little brighter

My children have occupied the future

All I can do is help them tie their shoes

For this kind of arrangement

All I can say is thank you

Translated by Denis Mair

谢谢

国家占有了所有的地理表面
我只能往下建立自己的内在
政府占有了最大的餐桌
我端着的盘子就成为了我的桌子
社会制度占有了所有的骨节
我只能用血肉搞点情绪的浪漫
学校占有了教育的制高点
我的理论只能打打游击战
妻子占有了家庭的脸色
我只能把镜子擦得更亮一点
孩子们占有了未来
我只能帮他们买鞋
这样的安排
我只能说声谢谢

Denis Mair

梅丹理（Chinese name for Denis Mair）is an American poet and translator. He has translated several books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and published one poetry collection entitled *Man Cut in Wood*. He currently resides in China and is involved in numerous translation projects.



耕心田的人

耕心田的人用许多个水育池经营
挑出自己的井水注满它们
添加精水及酵母
为保持一贯的水位而值班

第一个池中正生长着一块具有耐心的基石
第二个池里一扇窗框眨动着眼睛
第三个是瓦片，为防风雨而愿意重叠
第四个池中是爱摆动的门的铰链

一排排水育池有许多他将用来拼合的部件
他将建造一所像他一样具有生命的房子
最后一个池里有「丝丝」叫的泥鳅在滚动
他是最珍贵的精华养育它
希望它能转换成活的木板画
变化无穷地悬挂在壁炉上

耕心田的人用其财富换来一个神奇的种子
还耗尽一个重要的季节来准备菜圃
他展露自己，扯掉身上所有的意愿
仅仅是为了引出那有力的秧苗
从绿色的发酵和阳光的热吻中
纤维扭动在一起，为一个目标而成长
弯曲的爬藤长势有力的冲出地面
并爬上木架省去地球引力的负担
然后分出支叉，把汁水灌如数百个
直接上贡给天空的果子

耕心田的人，茂盛的头上有许多枝芽
他还从地里放出四射的盘根
耕心田的人消失在景色中，不必找他
除非在他的劳作中
他的心灵忠实于建构
而此建构属于心灵的庙宇
供奉的香气四处飘逸

在靠他生命而活的景色里耕耘
他随时锄到繁杂的信息之根
在原始林中他采集特殊的蕨类
复叶正结晶着烟灭的王国故事
其中有孩子的哭声在盘旋
他与其他有翅膀的信差交换采集品
随他们进入旋转的舞蹈
心中的宁静为他日子的聒噪带来庄严

以宁静作为语言的框子
他诱导新的蕨类能够生长
可是人们不能直接从他头上吃食
所以他来到一个魔幻的池边
跪下，让头上的生长物垂入水中
他知道水下别有一番景色
另一种生命正读着他垂下的枝条

(严力 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Yan Li

明迪

Ming Di, aka Mindy, is a Chinese poet living in USA. She studied linguistics at Boston College and Boston University, and taught Chinese at BU before moving to Los Angeles. She has published poetry collections in China and translation collections in Taiwan. She is co-founder and co-editor of *Poetry East West*.



THE BOOK OF SEVEN LIVES

I'm too close to the sun, and they say I'll go blind.
So I appear in many movies as an old man,
endless gray hair and beard, eyes like hollows, mouthing prophecies:
Apollo is born today, tomorrow a stone

will be declared the Sun. I also appear in many poems,
occasionally glamorous, mostly worse than a witch—
today my breasts age, tomorrow my breasts wrinkle.
So I put on a firm smile and walk the road in a bucket skirt.

Only Virginia Woolf sees me, the me that codes words,
the me that loves straight, wholly, readily believing in love,

and can write right, not for name, not for fame, just write right,
and can change overnight ... Oh, no, no, no, not again,

so wonderful to stay in this life! Zeus gave me seven lives,
but nothing is better than this life, this life of tiger or wolf.
I fear sleep, fear waking up with an old face wearing
T.S. Eliot's grimace, my body dusted with his cigarette ash.

Translated by Tony Barnstone and Ming Di

七命书

因为离太阳太近，他们都说我会双目失明，
于是我在很多电影里，都是老头的扮相，
长胡须，长灰发，两眼空洞，满嘴智慧之语，
今天预告阿波罗降生，明天把一粒石子

宣布为太阳。我也出现在很多诗里，
偶尔美艳，大多数时候都不如巫女，
今天我“双乳陈旧”，明天我“双乳起皱”，
于是我坚挺笑容，穿一条水桶裙上路。

只有弗吉尼亚·伍尔夫慧眼，看出我也能码字，

并且能爱上一位异性，倾心地，轻信地，爱。
并且能写诗，不要性命地，不要姓名地，写。
并且能一夜之间.....哦，不要再来一次，

让奇妙停留在这一生！宙斯给过我七命，
变来变去都不如弗吉尼亚这一梦，于是
我不敢睡觉，怕一觉醒来又变回去，
看见艾略特龇牙咧嘴，烟灰抖落我一身。

PORZELLANMOND

Im Morgengrauen versammeln sich die Frauen des Dorfes am Brunnen,
waschen Geschirr, Kleider, Bettzeug, eilen dann nach Hause
und kochen, bevor die Sonne steigt. Sie trägt einen Eimer Wasser
von der Menge fort, um einen Stapel Teller zu waschen – feines Porzellan,
Erbstücke von der Mutter. Jeden Tag einen Teller mehr,
bis Vollmond ist, dann immer einen weniger bis Neumond ...
So zählt sie die Tage, wartet auf seine Wiederkehr.
Jede Nacht sieht sie den Augenblick vor sich wie einen Film.
„Gefällt es dir, Liebling?“ Sein Körper über ihr, sie darunter,
still, als hieße etwas sagen aus einem Traum erwachen.
„Da Chun heiratet heute“, flüstert man am Brunnen.
Ihre Teller ergießen sich als Fluß, fallen wie Dominosteine,
zerschlagen einander, einer den nächsten. Sie hebt sie nicht auf,

sondern läuft mit der Wäsche nach Hause; die ist jetzt nicht wichtig.
Morgen wird es zu spät sein. Sie zieht sich um, kämmt die Haare und
geht hinaus. Plötzlich spürt sie die Zeit, sieht den Mais am Straßenrand,
der größer als sie ist. Sie will die Hochzeit sehen und wie er
die Braut küßt, ohne Eifersucht, wenn das geht, dann heimgehen,
lauschen,
Tag für Tag, wie Porzellan kaputtgeht, Stück um Stück.

(aus dem Amerikanischen von Jan Wagner)

Translated into German by Jan Wagner (德语翻译 杨·瓦格纳)

瓷月亮 China Moon

天不亮，村里的女人们就围在井台边
洗碗，洗衣，洗床单，然后在太阳出来前
赶回家做早饭。她提一桶水，到最旁边
蹲下，洗一叠盘子。这些是母亲早年留下，
她每天用来放水果，蔬菜，面饼，晚上
点蜡烛的细瓷盘，每天多一个，直到满月，
再每天少一个，直到新月。她盼他又害怕
去找他，每夜放电影一样回味那一次——
“喜欢吗宝贝？”她在他身下，不敢回应，
仿佛一开口梦就会醒来。长期独处，

她不习惯这样的亲密。“大郭今天成亲……”

井台边窃窃私语。盘子哗地流进水沟，

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一个砸碎一个。

她没有去收拾，而是提起还没洗的衣服

急忙回家。这些东西明天再洗也不迟。

她匆匆换衣梳头，然后挽起一个篮子出门。

时间突然变得清晰起来，路边的玉米

一人多高了。她要赶去婚礼，亲眼看他

吻他的新娘。她要强迫自己一点也不嫉妒，

然后回家，每天听那些瓷盘摔破的声音。

EIN ZIMMER NUR FÜR SIE

Der Winter ist kalt, sie malt ein Zimmer, nur für sich allein,
und versteckt sich darin, liest und hört Musik.

Schmerz dringt in die Arme, die Guzheng ist voller

Spinnweben. Sie geht im zwanglosen Stil Isidora Duncans

von einer Ecke zur andern, und das Zimmer wirkt manchmal
größer und heller, wenn Sonne hineinscheint, der Mond.

Ihr Körper nimmt Licht auf, der Schmerz strömt in die Beine.

Sie malt eine Wand, streicht aus, malt und streicht

erneut. Eine Wand wächst ganz von allein, als wüchsen Winterblätter
aus der Einsamkeit. Sie will einen Zaun um die Wand malen,

die Erinnerung einhegen, Blumen pflanzen, Gras und Vögel,
will Frühling pflanzen, Sommer, Herbst, die Berge
und Meere – ein Wellenstrudel, ein Wellenkranz umschließt sie,
umschlingt sie.

Ich stehe vorm Fenster, beobachte meinen eigenen
Kampf. Ich will „sie“ ziehen, schubsen – vorm anderen Fenster
kann ein weiterer Himm
el sein.

(aus dem Amerikanischen von Jan Wagner)

Translated into German by Jan Wagner (德语翻译 杨·瓦格纳)

女人的房间

冬天太冷，她为自己画一个房间，
然后躲进去，看书，听音乐。
痛已蔓延到手臂，琴上结了一层蜘蛛网。
每天她用邓肯的步子来回走，从一角
走到另一角，房间似乎一天比一天大起来。
有时阳光照进来，有时月光照进来，

她将这些光吸进身体，痛从手臂上退落。
她画墙，画了抹掉，抹掉又画，又抹。
墙，自己长起来，如同孤独上开出的
冬青树叶。她想在墙外画一个栏杆，
栅住记忆的细节，然后种花，种草，种鸟，
种春天，夏天，秋天，种山，种海——
海水涨潮，如一圈花环袭上来，套住她。

我在窗外，看自己挣扎，想拉“她”，又想
推“她”一把，也许另一个窗口通向一片天。

Tony Barnstone

托尼·巴恩斯通, American poet, translator, and the Albert Upton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Whittier College, USA. He has published five poetry collections, edited and co-translated numerous anthologies including *Out of the Howling Storm: The New Chinese Poetry*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3) and *The Anchor Book of Chinese Poetry* (Anchor Books, 2005).



雪的圣歌

我已忘了怎样说“是的”。这就是伤心的诀窍。
它使你忘记“是”。我脑子里的声音不友善，
所以你把我拖到林子里去净空。
我的旧肩膀被疼痛缠绕，大腿里
有根针，但我们仍躺在雪地里一块宽大平展的岩石上，
喝醉了酒的太阳用呼吸般的光线吮我们的脸，
像一只黄狗，简单地快乐，舔我们的下巴，嘴唇和脖子，
山顶上吹来一阵长风，
吹冷了我们的左边，沙加缅度河
像时间一样哭泣地穿过我们，吐出流畅而愚蠢的音节，
毫无感觉的，感性的，几乎感知的，我躺在那里，

头歇在你的乳房之间，倾听着。

该爬山了，你说。当我们穿着雪靴子滑过城堡湖面时，
我感觉到雪翅膀天使在后面留下踪迹，
像蜘蛛脚的雪兔，银色的松鼠，在世界的草地上留下印记，
为天使留下一点证据，在死亡魔术
再次将我们分解为一片空白之后去调查。我在风中听到预兆，
在弯曲的温暖阳光中听到使雪山哭泣的圣歌。

有一种感觉来了，同快乐一样陌生，一丝
教你在悲伤结束之后怎样生活的线索，一种
如同长长的吐气一般在生存中生存的方式，在又一次
被分解为空气之前在空气中留下痕迹，冰冻的湖面，渔民们
等待巨大的东西从冰窟窿里跳上来，山顶抬起
昏睡的白头，发出一句赞美之词：雪。

（明迪 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ing Di

Jan Wagner

German poet, translator and critic, author of four poetry collections, editor and translator of several books. 德国诗人杨·瓦格纳（1971-），翻译了大量英美诗歌，出版了四本个人诗集，同时也是诗歌批评家。



蘑菇

我们在林中一片空地上遇到它们：
穿行于黄昏的两支探险队，
彼此静默注视。我们之间，紧张，
一群蚊虫的电报嗡鸣。

我奶奶因蘑菇馅饼
而闻名。食谱锁进了
她的墓地。凡是好东西，她说，
填充你不多于它自己。

后来在厨房，我们把蘑菇

举到耳边，转动蘑菇柄——
等待里面细微的咔哒声，
找寻正确的密码组合。

（明迪 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ing Di

斯坦威

黑翅膀，那个男人
在路上呼啸而过，
成为我童年的
冻池塘，我跪下，

在裸露的地面上
呆呆往下看，
藻类与冰之间
派克鱼缓缓移动，

在黑影子里，垂悬，
每一个都是闪亮的停顿，
穿透骨子里——
一种无法言喻的音乐，以其

数学的，致命精确的
美，几秒钟后，
扩展，直到变为巨大，
似乎你可以生存于其间，

远离路，远离事物
的石头表层，
池塘冻结，几乎到我额头——
正在此时冰球朝我打来。

（明迪 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ing Di

秦晓宇

Qin Xiaoyu (1974-), poet, critic, and essayist, was born in Inner Mongolia and currently lives in Beijing. He has published two books and is co-edi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with Yang Lian who is a Chinese poet liv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WATCHING CLOUDS

Sunset is a little tailor,
trimming the boundless blue gown, like bliss.

The hail from yesterday
has ruined part of the sky, making the clouds

troops of wounded soldiers who've broken
ranks and struggle with darkened faces

to win an enduring sympathy from the park.
Beyond the horizon, flames chase the warlords.

But instead of calling these

Fire-Burnt Clouds,

I'd rather say I've found a responding line
in the Water-Boiled Fish I eat in the open food stands.

Translated by Ming Di and Neil Aitken

看云

夕阳像个小裁缝，
为无边的青袍镶边，宛如极乐。

昨日的冰雹
砸坏了部分天空，使得云朵

像一队队伤兵，废弛了
纪律，黑着脸苦撑，

博得公园久久的同情。
天边外，烽火戏诸侯。

但与其说那是

火烧云，

不如说我在露天饮食摊
吃出了水煮鱼的下联。

THE ROCK ARTIST

I carve my prey into the rocks,
so that the animals now fur coats, are conquered by me again.

The lines of dead trees, jagged as if broken at intervals.
Fear has beautiful forms.

I paint the antlers into dense woods,
so the deer from rock cliffs roam between their foothills.

I paint the *slow*: the sun descending between the peaks.
I let the evening light find its color.

And the *fast* are the slender lines of riders and horses
which seem to be able to shorten the roads.

I carve-paint what surprises me, and my wide-eyed surprise too.

I love to paint what I love to do most: like a gecko on a wall.

I paint masks to help green things grow
and make the world simple and brief.

Translated by Ming Di and Neil Aitken

岩画家

我把猎物凿刻在岩石上，
于是变成皮袄的野兽，又被我征服了一回。

枯枝线条，间或折断似的锋利，
恐惧有着好看的花纹。

我把鹿角画成密实的树林，
于是巉岩上的小鹿，在它随身的山麓间徜徉。

我如此画《慢》：日落于驼峰之间。
我让夕光着色。

而《快》是仿佛可以缩短路途的

骑手与马背的细长。

我雕画令我惊讶的事物，和我牛眼似的惊讶。

我最爱画我最爱做的事：我们看上去像一只壁虎。

我画的面具可以促进植物生长。

我希望宇宙更简略一些。

胡续冬

Hu Xudong (1974-),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 at Peking University. He has published six books of poetry and some translations. He was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Brasilia (Brazil) (2003-2005), participant of the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at University of Iowa (USA) (2008), poet in residence at the Hermitage Artist Retreat in Florida (2008) and visiting professor a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of Taiwan (2010).



GROUND SQUIRREL

Hind legs erect, front paws drooped,
a chipmunk stands in the grass
listening to the autumn winds bouncing off me.
With every step I take, its tiny eyeballs
light up in a flash, as though
flecks of lightning collect in its pupils.
It knows I am no Donald Duck,
I know it's neither Chip nor Dale:
It haunts my elderly Democratic landlord's
outdoor garbage bin, by its sides

A spry chipmunk,
maestro collector, busy every day
taking time inch by inch
in its mouth into a future named winter,
and I always try to guess
the contents
of its stuffed-up cheeks,
mouthful of acorns, neighborly life in fallen leaves
a copy of Kafka's *Amerika*?
Each time, before I realize
How alike we are,
the flecks of lightening in its eyes
accrue to a strip of stripes -
A furry flash, burrows with lightning speed
into the cement crack. I also turn
and return to my own basement lodgings:
My name is Dostoyevsky for now,
I am willing, before the long winter of my homecoming, to
write a house full of *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

Translated by Willy Du

花栗鼠

后腿直立、前爪耷拉，
一只花栗鼠站在草丛中
侧耳倾听我身上的秋风。
我每向前一步，它的小眼睛
就猛然明亮几分，像是
有闪电的碎片落入它的瞳孔。
它知道我不是唐老鸭，
我也知道它不是奇奇或者蒂蒂：
它是出没在我那老民主党房东
放在户外的垃圾桶边上的
一只活生生的花栗鼠，
它精于收藏，每天都在忙于
把一寸又一寸的光阴
叼进一种叫做冬天的未来里，
而我总是试图去猜测
它那鼓鼓囊囊的腮帮子里
到底塞了些什么东西：
几枚坚果、落叶里的邻家生活
还是一本卡夫卡的《美国》？
每次，还没等我想明白
自己和它到底有几分相似，
它眼中闪电的碎片就会
汇聚成一道布满条纹的

毛茸茸的闪电，飞快地钻进
路边的地缝里。我也会转身
回到自己住的地下室里：
我暂时叫做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要为回国前漫长的冬天
写一屋子《地下室手记》。

A MAN READING ON THE BEACH

A man reading on the beach
who never thought it would be the way it is now
sitting crossed-legged on the sandy beach, having
a roaring competition with the waves. His audience, a group
of settlers who pursued the setting sun to Florida's west coast
retirees, each—from their homes—brought out
folding chairs for the sandy beach; with pleasant expressions,
then listen to his raspy voice in the air; how it,
with translucent containers called poetry mingle, and later
land on the ground; becoming, under their feet
pebbles of sand. Only he himself noticed:
when he read each poem in Chinese,
flocks of sea birds would, above his head
with friendly wings, label each word's
proper tone; and when he would, with his clumsy English
read his translation, would not be him,

but a limping actor, hiding
in his Adam's apple, practicing a supporting actor's foreign
quirky lines. In his open reading, he raises his head
gazing afar, to sky limits, the virtuous ocean vast
summoning the sun laboring the live-long day.
In an instant, he felt that he had also become
part of the audience. One called wind,
a venerable poet, had approached
the microphone pinned to his collar, and when he
was sojourning, the breeze gathered
the sounds borrowed
from every shell, every leaf, reading those immortal lines:
Silence, 17 mph silence.

Translated by Willy Du

一个在海滩上朗诵的男人

一个在海滩上朗诵的男人
从来都没有想到他会像现在这样
盘腿坐在沙滩上，跟海浪
比赛大嗓门。他的听众，一群
追逐夕阳定居在佛罗里达西海岸的
退休老人，从各自的家中带来了
沙滩折叠椅，笑眯眯地，
听他沙哑的嗓音如何在半空中一种

叫做诗的透明的容器里翻扬，而后
落在地上，变成他们脚下
细小的沙砾。只有他自己注意到：
每首诗，当他用汉语朗诵的时候，
成群的海鸟会在他头顶上
用友善的翅膀标示出每个字的
声调；而当他用笨拙的英语
朗诵译本的时候，不是他，
而是一个蹩脚的演员，躲在他
的喉结里，练习一个外国配角
古怪的台词。朗诵中，他抬头
望向远方，天尽头，贤惠的大海
正在唤回劳作了一整天的太阳。
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也成了
听众的一员，一个名字叫风的
伟大的诗人，不知何时凑近了
别在他衣领上的麦克风，在他
稍事停顿之时，风开始用
从每一扇贝壳、每一片树叶上
借来的声音，朗诵最不朽的诗句：
沉默，每小时 17 英里的沉默。

(Translator Willy Du was born in Taiwan, grew up in U.S. He graduated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is now a doctoral candida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University of Iowa.)

蒋浩

Jiang Hao (1971-), poet, essayist, book designer, editor of *New Poetry*, and one of the editors for *Poetry Forest Bimonthly*. He has published one essay collection and three poetry collections. He is also in charge of the poetry section of the Shangyuan residence program in Beijing, China.



THE SHAPE OF THE OCEAN

Each time you ask about the ocean's shape—
I should bring two bags of ocean water,
the ocean's shape like a pair of eyes
or the ocean that eyes have seen.
You touch them, as if wiping
two drops of burning tears, as tears
are the ocean's shape, too, clearness
springing from the same deep soul.
Putting the two bags together will not
make the ocean wider. The bags are fresh,

as if things other than fish will escape.
You burn flour thinner than sand, and
toast the bread in the shape of the ocean.
Before you slice it with a sharp sail
it leaves like a boat moving far away.
The plastic bag left on the table
also has the ocean's shape, flat
with tides easing down its beaches.
When the tide's ebb flows away,
it leaves salt shaped as the ocean.
You don't believe me? I will bring
one bag of water and one bag of sand.
Affirm and deny, and then deny
and affirm. Do as you like, go on and on,
as you are shaped that way too, but you say,
"I am only the image of myself."

Translated by Ming Di and Afaa Weaver

海的形状

你每次问我海的形状时，
我都应该拎回两袋海水。

这是海的形状，像一对眼睛：
或者是眼睛看到的海的形状。
你去摸它，像是去擦拭
两滴滚烫的眼泪。
这也是海的形状。它的透明
涌自同一个更深的心灵。
即使把两袋水加在一起，不影响
它的宽广。它们仍然很新鲜，
仿佛就会游出两尾非鱼。
你用它烧细沙似的面粉，
锻炼的面包，也是海的形状。
还未用利帆切开时，
已像一艘远去的轮船。
桌上剩下的这对塑料袋，
也是海的形状。在变扁，
像潮水慢慢退下了沙滩。
真正的潮水退下沙滩时，
献上的盐，也是海的形状。
你不信？我应该拎回一袋水，
一袋沙。这也是海的形状。
你肯定，否定；又不肯定，
不否定？你自己反复实验吧。
这也是你的形状。但你说，
“我只是我的形象。”

LITTLE THING

Fly, fly up! I see now
how small you are,
bushes, trees I do not know
are on both sides.

You show me signatures
you collected in summer.

A gray, white road
bathed in daylight,
hid at the foot of a tree
like a little cat, a road
not leading to you or to me.

I count the moles shining
at your waist, one is left
by the reservoir.

Each night the reservoir
counts the fingers
extended by tiny waves,
puts shiny rings on them,
lets latecomers lead them
away like air.

They will wait and wait.
Some stones and dew
I loved are clamoring,

bringing mud from silence.
Sudden lights from
passing trucks
think this is a wasteland.
At dusk we will eat rice
in the mountains, but
not now. It's safe in the dark.
Fresh *Leaves of Grass*
decorate the tablecloth
like a bed sheet. In a corner
of a faraway hill, bubbles rest
in a Coca Cola cup.

Translated by Ming Di and Afaa Weaver

小东西

飞呀，飞起来才看清你多么小。
两边的草丛和树林，
我不认识。
你把夏天收集的签名展示给我看。
一条白天里晒得灰白的路，
小猫般，隐伏脚下，

不通向你我。
我替你数着你腰上闪光的痣，
有一颗遗落在水库边。
每一个这样的夜晚，
它数着细浪伸过来的手指，
给它们戴上闪光的指环，
等后来者领它们空气般离开。
它们会等很久很久。
一些我喜欢过的石头和露水，
鼓噪着，
从寂静里带出泥来。
身边突然而过的车灯，
照见这里的确杳无人烟。
黄昏时，我们进山吃饭。
现在不回去，
很黑很安全。
闻起来又香又甜的草叶集，
把餐布装饰得像床单，
远山一角假寐于杯中可乐的沫面。

宇向

Yu Xiang is one of the key figures among the Post-70s poets, currently living in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After years of engagement with contemporary art and music, she became devoted to writing around 2000. Her awards include the 11th Rou Gang Poetry Prize (2002), top ten women poets in China (2004) and the First Yu Long Poetry Prize (2006).



ON THE STREET

Incidentally, we're talking about the street, at the vendors
where we drink draft beer and shell green soybeans,
and incidentally break open the summer sun that trails behind us.
Like a juicy fruit, it will ripen overnight
then become rotten. In the summer,

we incidentally break open our past that trails us,
break open the dark readings
and simple loves.

That is to say, we dress simply, and love simply,
so simply that we fall into love

with anyone we run into. Yes,

we love incidentally. To love
one person or another, and then,
incidentally take their sorrows to the street.

Translated Fan Jinghua and Neil Aitken

街头

顺便谈一谈街头，在路边摊上
喝扎啤、剥毛豆
顺便剥开紧紧跟随我们的夏日
它会像多汁的果实，一夜间成熟
又腐烂。在夏季

顺便剥开紧紧跟随我们的往事
还有那些黑色的朗诵
简单的爱
就是说，我们衣着简单，用情简单
简单到 遇见人
就爱了。是的

顺便去爱 一个人
或另一个人，顺便
把他们的悲伤带到街头

HALF-POEMS

Every so often I write half-poems
I never intend to finish.

A finished poem
will not bring me to death
or allow me to live on it,
so why should I write it?

A finished poem
will be taken away by people you know or you don't,
or people who love you or who you're sick of.
Half-poems are left for you alone.

Translated by Fan Jinghua and Neil Aitken

半首诗

时不时的，我写半首诗
我从来不打算把它们写完
一首诗
不能带我去死
也不能让我以此为生
我写它干什么
一首诗
会被认识的或不相干的人拿走
被爱你的或你厌倦的人拿走
半首诗是留给自己的

吕约

Lü Yue (1972-) graduated fro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 Shanghai and majored in Chinese. She has worked as a journalist and editor of a newspaper. Her poetry writing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spoken-word poets circle initially and later on with the feminist poets group but she has a distinctive voice of her own.



SITTING

All that have butts
And no wings
Sit
And need to sit
Love to sit
Have to sit
Cannot but sit
They sit comfortably, beautifully
Gravely
Securely
And forget that they were not born with the ability

To sit

The vertebrate cannot sit, nor can the arthropod

The first time to sit steady

Pays the price of blood

With teeth knocking at the chair-back

And one becomes sworn brothers with

All the chairs

And become bosom friends with

All that are sitting

Whenever pushing open a door, one'd look

First of all

With one eye for the one who sits

And the other eye for a chair

Wishing that all the chairs ogling at oneself

The most pleasing chair will walk up by itself

Asking you to sit down and putting a yellow cushion for you

The most friendly one coughs

Or nods

Indicating that you may sit

You and he both understand

As long as you sit

There are chances

No matter you are cleaning shoes, fishing or biting nails

Sitting is required to write poems
Sitting is required to negotiate
Sitting is required to undersign a mandate
The most wonderful is to sit on someone's laps
But this could not be long
For that one would worry that you might finally sit on his head

To say "Yes" or "No" when you are sitting
Is more powerful
Than you say it when standing
For there will be people running to propagate it
To those who are standing or kneeling
There may be a little inconvenience in sitting
But it would make other hard to breathe

If everyone is sitting
While you alone are standing
There is much danger in this
It would be better that everyone stands while you sit
But there is danger in this too

To walk or run is to search answers
To lie down is to abandon answers
But to sit means you know where the answers are
For sitting is the answer

Dear friends

I remember your sitting postures

You sit beautifully

Securely

Sitting down has an authorized power

Sitting down implies strength

From sitting down

To sudden standing up

There is also a power

But that power is still not comparable

To sitting all the time

The most dreadful for the most powerful one

Is for the enemy to take a chair

And sit down in front of him

The only persons who do not fear are the children

Who do not like to sit down

To sit at the street corner waiting for no one has also an authorized
power

To sit by a tomb has another kind of power

To sit on a toilet bowl has the least power

Like a reverent monk waiting for nirvana

Is this the supreme power?

To sit on a portrait
In an artwork saleroom to wait for the highest bid from a Dubai man
Is the highest state one can achieve
But what if a child who refuses to sit down
Sets fire on the portrait?

When sitting, the tail is under the rear
And this can modify one's physique and blood type
So the legs become shorter and feet grow smaller
While the belly and head are turning bigger and bigger
Like the family in a pact of pokers with only half bodies
The vitality and ignorance they are born to
Are expanding while they are sitting

One sits down to nod
To count money
To make love
To kill others, to make up
To wait for death
And one may forget that when sitting one can fly
With the gunpowder from the earliest dynasty or the rocket of the latest
model
To launch oneself away
Into a crater in the southeastern corner on the Pluto
And when landing, one still keeps a sitting posture

If you want to keep that posture to the last minute
God will bring you a chair
And let you sit before him
The rest from His Creation will not object
They would stand, squat, lie face up or down
In the corridor outside God's office
Their eyes dull
Like a pile of rocks
They are neither sitting nor not sitting
Are they intending to crack down those whose sitting posture is too like
sitting?
Will they punish all those who sit
And force them to pay tax?
Or to force them to sit in a circle and sing a nursery song?
Are they developing the plan?

Some people sit so straight
As if sitting is not necessary at all

Translated by Fan Jinghua

李以亮

Li Yiliang (1966-) was awarded Yulong Poetry Prize in 2007 for he “reveals through his restraint lyrical narrative the tragic of our everyday life, and establishes a discreet and vigilant sense of poetic ethics...” He has also been known for his translation of Polish poetry into Chinese.



ON A JOURNEY

The color of night has faded out, and Carriage 16 is empty
As if a boulder emerges with the water-ebb, a girl in yellow sweater
Appears before my eyes, silent, devoted to her chewing gum

If our mood agrees, we should have talked a little
If time turned back, I would choose to initiate a talk

I'm always easily inspired to project
Magnificent fantasies on women, and enamored with their demeanor
and apparel

Most often, I remember the name of a town because of a woman

I thank the Creator for the hard-to-come-by brightness

Prearranged on our journey

But this morning I can put my heart on nothing

This doomed morning has nothing to happen and go to my memory

We arrive and get off, see each other and go each other's way, mute

Strangers we were and mute strangers we will remain

Translated by Fan Jinghua

在途中

夜色褪尽，16 号车厢空空荡荡

仿佛水落石出，在我对面

出现了一个穿黄色绒衣的姑娘，沉默，爱着她的口香糖

如果愿意，我们应该可以说点什么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选择主动

我总是对女性

更容易产生美好的幻想，我迷恋她们的形容、服饰
我总是因为某个女性，记住一个城市的名字

我赞美造物主为我们的旅途安排了不可多得的明亮

但这个早晨我心无旁骛
这个早晨注定没有故事也没有回忆
我们默默到达、下车，从相遇到分手，从陌生到陌生

A LETTER

Yueyang Tower soaring high over Cloud-Dream Lake
Black-Dragon River running under the distant frosty sky

Barely had I started than I felt it hard to finish this letter.
What do I want to say?
In private, I have even wished for more people to read
—But this is obviously impossible.
A letter can only say part of what can be said, like
The attempt to turn a scrambled Rubik's Cube
To get one face of solid color.

This implies I have an inner order, or rather,
An order without order. As I am searching,

My vision is worn down by day and by night.
The result is more like a child playing stone skipping,
Fascinated by the transient arches,
And learning to accept
The sinking of his heart with the piece of stone.

For many years, I've been contesting against saints and sages,
Trying to reconcile with evil persons. I've taken on the eccentricities of a
genius,
But nowadays geniuses are all self-assumed,
And they are everywhere, so I am no longer among them.
I have been haunted for many times by the dream of waking up
To find a scorpion is waiting in my shoes under the bed
For my foot.

Where is the niche for my Buddha? What icon should I worship?
I need to be happy, and I need to be capable of love.

— Who likes to write poems that always give readers a long face?

I really want to praise the present, as the sunlight shines on the
windowsill;
It reminds me of the south, not long ago,
Of the tropical, the alcohol-like seawater,
And the long journey.

Translated by Fan Jinghua

一封信

黄鹤楼高云梦泽

黑龙江远雪霜天

一封信还没有开头，我已感到它难以结束。

我要向你说些什么？

私下里，我甚至希求着更多的人，

——但这显然不可能。

一封信只是把能说的部分说出一部分，像

把打乱的魔方旋转着

尽可能复原。

这已经暗示了我内心的秩序，也就是

没有秩序。我寻求着，

日夜熬损着我的视力，

结果更像一个儿童用石子在水面

削着水漂，陶醉于短暂而美妙的弧线，

接着让自己的心

和石子一块沉下去。

多少年了，我与圣贤对抗，

又试图与恶人和解。我染上了天才的怪癖，

——但如今，只有自以为是的天才，

他们无处不在，我不是。

多少次，我重复着一个噩梦，梦见早上
醒来，一只蝎子
在床底的鞋子里等着我。

我的佛龛在哪儿？我挂谁的圣画像？
我要有快乐，我要有爱的能力，——谁愿意
总写板着面孔的诗？
我多想赞美此刻，照耀在窗台上的阳光，
它让我回忆起不久前的南方，
热带，海水一样的酒，
漫长的旅途。

王东东

Wang Dongdong (1983-), poet and critic from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n China. He is currently pursuing his PhD in literature at Beijing University and is very active in contemporary poetry reviews.



CLOUDS

Clouds expose the scars on my head
And force me to discharge my blood
In order to see the lances of corns and the land of red Indians

But what can I say?—
What cloud (by a light strike)
Bruises my head?

云

云，揭开我头上的伤疤
让我丢弃我的血脉
去看那玉米长矛、红色印地安人的国度

可是我怎样诉说？——
是怎样的一朵云（轻飘飘的）
撞伤了我的脑袋？

AT FIVE O'CLOCK

At five o'clock sharp
The man and the woman start to broadcast their quarrel

(Give them an attentive ear)

Their issue is
Whether a fascist is a cigarette lighter

At five o'clock sharp
The man and the woman start to broadcast their love-making

(Give them an attentive ear)

Their issue is
Whether a cigarette lighter is a fascist

I know that the man and the woman use this method
To eliminate five o'clock from people's mind

每当五点

每当五点

广播里的男女就开始吵架

仔细听

为了

法西斯是不是打火机

每当五点

广播里的男女就开始做爱

仔细听

为了

打火机是不是法西斯

我知道，广播里的男女

要用这种方式来取消人们心目中的五点

（范静晔 译）

Translated by Fan Jinghua

宋琳

Song Lin (1959-), started writing poetry in the 80's and moved to Paris in 1991. After staying in France, Singapore and Argentina he returned to China in 2003 where he's been teaching and editing. He is the poetry editor of *Today* magazine since 1992 and is now one of the editors of *Poetry Reading* in China.



THE PIER REACHING OUT TO THE SEA

Floating uncertainly. Toward the finality of the vast blue sea,
it extends but a smidgen.

Like a goodbye gesture,
a silk handkerchief, or a kiss,
toward the predestined distance
it extends but a smidgen.
Someone gazing out to sea,
gazes for the sake of gazing
the shape of the pier in his memory
resembles a bird wing or star beam.
When ships set sail, their reflection will

incessantly float downward before his eyes.

By no means can the pier be self-sufficient on the shore,
merely floating there extends its significance a smidgen.

Translated by Li Dian

伸向大海的栈桥

漂浮不定。对于大海蓝色的终极，
只不过延伸了一点儿。

像一个告别的手势，
一方丝帕，或一个吻，
对于命定的距离
只不过延伸了一点儿。
眺望大海的人，
为了眺望而眺望，
栈桥在他记忆中的形式
与鸟翅或星光相似。
船在开，影子就会
在他眼前不停飘落。

并非栈桥可以在岸上自足，
只不过漂浮使意义延伸了一点儿。

EN ROUTE

In Mannheim, as I exit the train station the starry midnight sky
burns with a pallid flame, music spills from windows.

Tall Buttonwood, dark towers,
heavy thick curtains with graceful shadows behind.

No companion, no place to sleep,
the hour of despair! The ones I missed still sparkle in the distance.

A wild rabbit flees into a small grove, stale fallen leaves sigh
and a pair of dew-soaked feet comfort one another.

Nightclub is closing when the last streetlight on the outskirts goes out,
and someone carrying a shovel approaches the gate of the public
cemetery.

Bummed around all night, in this unfamiliar city, now

daybreak urges me to sleep, in an empty car I feel quite warm.

Translated by Li Dian

途中

在曼海姆，我走出火车站。午夜的星空
燃烧着苍白的火，音乐泄出窗口。

高高的梧桐树，黑黢的塔楼，
厚重的窗帘后面人影绰约。

没有伴侣，没有投宿之地，
绝望的时刻！错过的犹闪烁在远方。

野兔窜向小树林，落叶陈腐的叹息
与沾满露水的双足彼此安慰。

夜总会已收场，城边的最后一盏街灯熄了。
一个扛着铁铲的人走向公墓的门。

游荡了一夜，在这陌生的城市。现在

晨曦催我入睡，空空的车箱里我感觉温暖。

(Translator 李点: Li Di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Arizona University with a PhD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孙文波

Sun Wenbo (1956-) is the editor of *Contemporary Poetry* and *Mt. Shou Xiang*, and co-editor of *Chinese Poetry Review*, *Little Magazine* and *The Nineties*. He was invited to the "29th Rotterdam International Poetry Festival" in 1998, an international literary festival in Berlin in 2002, and Symposium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in Japan in 2006.



“FREEDOM” IS A LONELY WORD

Remembering you is remembering loneliness;
a word wanders in the mountains of my brain,
over the steep cliffs and down the cold ravines.
It moves quickly leaving no trace behind
like a leopardess tormented by hunger.
A word tells me: it doesn't want to disappear into emptiness
as if never existed. It wants me to see it and track it down
like a hunter, finding it in the memory
and saying it out loud. But I don't know
where to place it. Oh word! How can I put you
into this world? It's not even my world.
It's a world of politicians and a world of businessmen. I walk

in this world as if walking on the edge of a knife, or in a maze.
Yes, a maze indeed. Televisions and newspapers are
teaching people the laws of commerce; people everywhere,
old or young, are talking about money, money is
everything, from happiness to dignity.
I see the huge maze opening its gate.
I don't want to walk in, but I'd rather
walk to a flower, a bird, or a star. I'd rather
close myself in the room. I'd rather you ... disappear.

Translated by Ming Di and Neil Aitken

“自由”是一个孤独的词

对你的记忆就是对孤独的记忆；
一个词游走在我大脑的山峦上，
爬过陡峭山崖，下到阴冷沟壑，
就像一只被饥饿折磨的母豹，
仍然动作敏捷而来去无影地行走。
一个词告诉我：它不希望消失在虚无中，
就像从来不存在。它要我看见它，要我追踪它，
要我像猎人一样，把它从记忆中

找出并大声说出它。可是我却不知道
把它安放在哪里。一个词啊！难道我能够把你
安放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甚至不是我的世界，
是政客的世界、商人的世界。我走在
这个世界就像走在刀尖上，走在迷宫里。
它的确是迷宫。当我看见无论电视还是报纸
都在教育人买卖的法则，当我看见
无论老年人、青年人都在说
有钱就有幸福，有钱就有尊严。
我真地感到巨大的迷宫正敞开大门。
我并不愿意走进去。我宁愿
面对一朵花、一只鸟、一颗星；我宁愿
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我宁愿你.....失踪。

BLAND LIFE, BLUNT POETRY

Apples change genes, oranges change genders,
words become absolutely tyrannical under the shadow of -ism.
I speak but say nothing; you oppose and oppose everything.
The paradox of rhetoric leads me to the way of poetry,
I travel valleys and gullies like a huge bird in the sky, only to see
the fruits become symbols. Too symbolic,
the toughness of apples, the brutality of oranges. To find gentleness
I have to clear away other words from the pile. I plane off

the snobby and sneaky ones, they've been trying to use the old against ...
Or let me put in another way, they act as if they were authorities,
as if they were ministers, or even emperors, of words.
The kingdom of language is decadent. How have I tolerated it
for so long? I'd rather see chaos. I say,
chaos is good! When apples fly in the air
oranges become shields against the -ism. Or when I see
apples swimming in the ocean of words, like mermaids;
oranges a pack of camels carrying feelings on their backs, I feel
liberated. I feel so liberated I start writing about
the republic of apples and the democracy of oranges. When I see
that apples have not become tanks, oranges have not become
bombs, then I know that I've not become a slave of words after all.

Translated by Ming Di and Neil Aitken

平淡的生活，生硬的诗

苹果在转变基因。柑橘在变性。主义
笼罩下的词绝对专制。我说，等于我
什么都没说；你反对，等于你什么
都反对。悖论的修辞，让我寻找诗的成立。

付出的是心游万壑，如鹏击长空，看到
苹果和柑橘被搞成可怜的象征；太象征了。
苹果的强硬，柑橘的粗暴。以至
在一堆词中间，我寻找它们的温柔，
必须刨开其他词。重要的是，我必须刨开
世故的、奸佞的词，它们一直试图用旧反对……，
或者这样说，一直以权威面貌出现，
好像自己是词的大臣，词的皇帝。让我感到，
词的国度其实是腐朽国。唉，我怎能
长期容忍这种事发生。我宁愿目睹混乱。
我说，混乱好啊。当苹果也能在空中飞翔，
柑橘成为与主义斗争的盾牌。或者，
当我看到苹果在词的海里翱游，就像美人鱼；
柑橘也被人看作驮起情感的骆驼。到那时
我才会觉得我得到解放；在解放中，
我写下苹果的共和和柑橘的民主。我会说：
看到苹果没有变成坦克，柑橘没有成为
炸弹。就是看到我终于没有成词的奴隶。

麦芒

Huang Yibing(1967-) studied at Beijing University from 1983 to 1993 and received B.A., M.A. and Ph.D. in Chinese Literature. He established himself as poet under the penname Mai Mang and moved to USA in 1993 where he received a second PhD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rom UCLA. He is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Connecticut College. His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poetry book *Stone Turtle* was published in 2005 in USA. Co-editor of Poetry East West.



I Held My Wrist, Lamenting, Facing the Magpie...

On my life journey

More than once

I held my wrist

Lamenting

--Facing the magpie

Should have become a snake

Or a dragon

Instead

--An eagle

Should have become the sea

Or the cliff

Instead

--A cloud

Should have become honey

Or bitter

Liquor

Instead

Conflicted between

Loving and not loving

--A man

Life choices

Are like birds

--Unconstrained

Free

Also a hailstorm

--Sudden

Harsh

Should have become my native soil

Or an orange tree

Instead

Silent footsteps

--Exiled

Lonesome

In My Lifetime...

...I want to encounter one earthquake

One war and two or three imprisonments

On an unnamed square boulevard

A smile from a woman dressed in blue

I want to drink two or three cups of coffee or tea

One bottle of liquor and countless bottles of beer

And also taste the kisses said to be harmful to the heart

Paying the price with my youth and a couple of love poems

When I am thirty I want to marry and have a family

Let my beloved feel happy, let children

(If they could really come out into the world)

Remember their irresponsible father

I want to get up early one time to see the rosy clouds of dawn
Speak out loudly in French: “Bonjour”
I want to stay on the balcony for one whole day
I want to idly scratch my head

Life and Crisis

What is dreamt is still the crisis ten years ago
Life, yet remains the present life
Two factors as if deliberately twisted together
By a marriage
I remember, a winter night
Crisis was like a dormant volcano capped by snow
Directly facing the open window, second floor of a hotel
Where a couple was on their honeymoon
Don't know whether it was for
The people indoors to look out
Or for the volcano outside to peek in
Alas, an empty street where
No chariot runs is like
A moist dawn deserted by sounds
Let me speak out for you from the bottom of your heart

Life perhaps will be gone like tides
Crisis, like the moon, will forever stay

Regained Knowledge

I recognized my dog
He was waiting for me
I threw him a fake coin
He sniffed, but didn't pick it up

He was moist under his body
Like so many years ago
When I left him
And my native land

In various dreams
He was different things
Even a string of letters of fire
I could hardly decipher

He was using his paws
Scratching the foundations buried in earth

He wasn't looking at me
Because I was looking at him

Toward him I had
All kinds of gentle affection
Such affection hidden until today
Could only be deeper

I wanted to caress his
Already hardened fur
Holding his frozen head
Closely to my cheek

And I recalled all
Those whom I once loved
And who once embraced me
As if night regaining its gold

The above four poems a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the author

李笠

Li Li (1961-) graduated fro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with a major in Swed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1983, moved to Sweden in 1988, and studied Modern Literature at Stockholm University from 1988 to 1992. He has published five poetry collections in Swedish while in Sweden and later started writing in Chinese. Currently he lives in China and is known as the translator of Tomas Tranströmer's poems in Chinese.



RESAN

Vaknar tidigare än gryningen, jag, ett tåg
som dundrar i dimman. Ansiktena, vanställda
gungar med lidelse som när en strålkastare älskar med natten
En blodsprängd blick öppnar den tomma stationen

Fågelsång klottrar på fönsterrutorna
med den dödsdömda fångens modersmål. Rösten "Jag vill hem!"
krälar i snön på klockans urtavla
där minnenas vargar sliter ett barn som gått vilse

CANCERAVDELNING, SHANGHAI

Ljudet av regn tränger sig in
blir till din krökta rygg när du tvättade kläder
Du sover, och drömmer att du letar efter min bostad
i snöstorm, med ett språk du inte kan
Jag håller dina händer, som då
Jag höll mitt pass med visumet
Endast regnet, denna landsflyktigas älskarinna
kan förklara varför vi
bara har setts två gånger de senaste tio åren
Och om jag nu böjer mig
och viskar i ditt öra: *“Jag, din son, har sett två världar”*
så skulle du inte öppna ögonen
eller visa det där leendet
som när jag för första gången sa “Mamma!”
För dig är världen en: fågeln i flykt
är fisken på land
Så lugnt sover du, som fisken
i den djupa dammen. Och aldrig har du bytt språk

孟明

Meng Ming(1955-) graduated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ith a MA in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1987, and worked there until he went to Paris to study Latin and ancient Greek in Jesuit Seminary from 2003-2005. He has lived in Paris and translated Paul Valéry, Saint-John Perse, Heidegger, Francois Furet, etc. His book length translation of Paul Celan's poetry has been published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GRANDIR

Alors le ciel était plein de vieilleries entassées. Les plus légères
étaient de bois tressé. L'ouragan emportait de grands sacs d'arbres feuillus
nous nous y sommes engouffrés. En même temps que naître, se perdre
au premier cri, se perdre. On rit d'abord
bien obligé de se cacher dans la perplexité. La voix gutturale
est devenue ça, nous sommes sortis tout couverts de sang

Le soleil au dessus du ponton a réduit l'eau du fleuve en sel
un sel bleuté tant il brille. La corde terrorisée et le visage précoce
Elle braque de grands yeux sur ces méchantes mains
aux doigts enduits de sang. Nous sommes assis là
nous n'avons pas mal, sauf la surprise et l'effroi de l'origine

et je ne peux atteindre ses deux petits seins, parce qu'elle dérive

Au retour pourtant ce sont de petites rêveries
qui tangent sur le plancher de bois. Les deux mains cramponnées de peur
que l'oiseau de nuit s'envole, que le corps mûr montre ses dessous
Arrivant tout gonflé d'orgueil parmi les marionnettes qui parlent
on rit fort et on leur tord bras et jambes. Mais à la fin,
tout tombe. Pourquoi avoir lâché ? C'est si soudain

L'eau est toujours la même. Rouge en automne, l'hiver venu
elle brille comme du mercure. Depuis, j'ai revu Ying, à S
assis tous deux sur la balançoire, à nous échapper dans nos souvenirs
silencieux, fuir les humains et regarder la lune
Mais, parce que la mort peut rattraper nos rêves
il n'est plus temps de crier de tout en haut, avant de lâcher prise.

Translated into French by Emmanuelle Péchenart

成长

那时天空堆满了旧物。轻的
是木绳。风裹起阔叶树的大袋子
我们掉进去了。诞生着并且失去
第一次惊叫就失去。本来笑着
非要藏进迷惘里。喉音

改变了它，我们流着血走出来

浮桥上的太阳把河晒成了盐
亮得发蓝的盐。吓坏绳子和早熟的脸
她睁大眼睛望着很坏的手
血在五个指头上闪亮。我们坐着
并不痛苦，只是起源带来惊讶和恐惧
我够不着那对小乳房，因为她荡去

回来的是木板上晃来晃去的
小小幻想。两只手抓得那么紧，害怕
夜鸟飞走，成熟的身体露出短衣
傲气十足地来到会叫的小木偶中间
大笑并拧它的四肢。可终究
掉下去了。为什么松手？那么突然

水还是那样。秋天它变红，到冬天
就亮得像水银。从那以后
我和英在S地重逢，一同坐在秋千上
静静回想逃、躲开人类和看月亮
可是，因为死可能追上幻想
已不能从它的高处大叫并松开手。

LA POTIÈRE (Excerpt)

2

Le premier pays natal. Ce sol balayé par les vents

appartient davantage au feu au métal à la terre et à l'eau
Après la cuisson quotidienne, bain du soir couleur de grenade
Le ricin conjure les miasmes, on brûle du pavot, fleurs hallucinantes
Envolé le hibou, la chimère qui crache le feu
ne reviendra pas, ni la licorne prise dans une urne scellée
Jamais la mort ne saura ravir l'amour fou qui unit à la glaise
les mains d'incarnat. Il est donc là, le secret qui traverse sa vie ?
Interroger la création nous dérange à nouveau,
Nous croyons que nous sommes libres, or d'être arrivés
en une époque plus haute nous rend-il plus libres ?
L'ère s'est achevée où l'homme, placé au centre,
inventait ses signes à la voix triste. Ce soir même
je prends le train pour Tübingen, j'oublie de te laisser un mot
et la nuit, peut-être, cette fille des ténèbres pour quelque raison
me visitera. Elle disait, les objets des humains et des âmes servent dans l'au-delà
selon l'ordre unissant homme et ciel (celui qui a brisé la règle familiale
c'est moi) on n'entend plus le chant du génie artisan dans le vallon
Par la vitre du train, je regarde ce départ non prémédité
Dans mon manteau un vieux manuscrit : motif sur un vase de terre cuite
qui fait de ce voyage un aller sans retour

Translated into French by Emmanuelle Péchenart

(Emmanuelle Péchenart, translator and sinologist in France)

制陶女（节选）

2

第一故乡。那多风之地
更多地属于金土水火，焚烧日作
之后，在傍晚的石榴色里入浴
用蓖麻驱邪并点燃罌粟的幻觉之花
猫头鹰飞走，吐火的奇美拉
不再来，陶罐封住了独角兽
死亡终未能剥夺鲜红的手和甄土
的热恋。这就是她度过一生的
秘密？创造的疑问再次使我们为难
我们自认是自由的，而我们
站在更高的时代，是否比她更自由？
人处在中心并发明着悲鸣的文字
的时代完结了。今晚我乘火车
去图宾根，忘了给你留言
那黑夜的女人或许就在今夜为某事
来访。她说天堂也用鬼器和人器，遵循
天人的秩序（坏家规者
是我）听不见作器之人在山谷唱歌了
从车窗望出去，这次出门没有预先计划
大衣里有一篇旧稿：一只陶器
上的图画使之成为一次旅行

杨炼译介专栏 Yang Lian's Translation Column

Yang Lian (1955-) is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and acclaimed Chinese poets, residing in London since 1997. Born in Switzerland, he grew up in Beijing and established himself as one of the best known poets in China before going to New Zealand in 1988. He has published ten poetry collections and has won several prestigious international awards.

费奥娜·桑普森

Fiona Sampson (1963-) 早年学习音乐、哲学，后专攻诗歌写作和评论，现为英国最权威的诗歌杂志《诗歌评论》主编，获得过多项诗歌奖。她家住牛津附近一座很有趣味的老城，秋冬多雾。此诗内涵与节奏中，颇可见以上诸多因素。（杨炼）

雾——障

为查尔斯·白恩伯瑞奇而作

一间间屋子
我搜遍这房子
——罗伯特·勃郎宁

雾障，房子

漂流

向一个蓝稠的距离
那儿灌木丛
把雾玷污又漂白了：

甚至前景
 那黯哑的——
荆棘，草地，柳梢都被抹平
仿佛颜色
流失了能量，

仿佛它响着，
隔壁汽车发动时
双维的
 突突声，
路上大货车猝然迫近：

距离不再以张力把持
事物。

 它也算一种照料，
雾呵护你的方式：
把巨大的问题压缩成
 一次来临

让你想打开玻璃门
跨出
步入高高的
 光。

一种湿
托举你的头发。

这未知
总在到达，
一次绵延的营救旋流你
且持续：

雾的扑粉的花，
书之页——

它们亲密的，无条件的声响
总原谅你，当
魅影

叠在高耸的绿墙下，
它们从架子上
飘入你手中——

它们的叶轻柔，凉爽；
某物松开
它们飞开——
一个从未写下你的
方式。

这间尘封的教室
墨迹斑斑——
溅污的太阳；
光滑过桌子，

漆把果酱瓶中的水变得乳白
橄榄灰，
你眨眼时看到红与金
炫染你眼帘的背面，

你几乎能摸
那曾辽阔的，
艳丽
如窗外的天空
那儿小鸟
移入大西洋的风

*

你渴望那辽阔的艳丽的
无面纱的镜子——

渴望

引向渴望

以奥瑞德湖上普劳什尼克神庙楼板的方式 {注}
展开雉鸡和孔雀的
拜占庭色彩

下边，午后海岸线上，
芦苇饕餮着黄，
水的粼粼光斑
连连掷出——
绳结和裂纹

到湖心。

你眼睛的裂缝一开
一合
惊骇于此。

★

在那些炎热的午后
灰尘造访国家博物馆的门厅

那儿老外们——拙笨
无言——付双份儿钱。

收银机后面
展柜把自己变成镜子，

光同它们一起嘶嘶，
来呀，来呀，它耳语，

因回声而模糊。

嗡嗡响的玻璃上你按下一个手指——

更深色的音符穿过嗡嗡声升起
像它自身的影子

仿佛你的出现启动开关

点亮框住的风景：

它们回应，瞄上你了，放大。

画廊里，你独自羞红脸

用一种看上去不真实的

承认——

过分的自觉：

你想从自己滑出

投入黑，蓝，红们，

几何学的重力与浮沉

稔熟如反光。

*

哪儿是启始？

在《冬之旅》的坏天气编织尸布，

雾用施舍式的冷冷绷带

捆绑世界：

出发

朝高处看不见的音乐，

你凝神望去

瞥见什么——

但视网膜满是
雾和闪耀；
光被水遮蔽。
你如何在头脑
诡譎的透镜中
抓住苦苦寻找的？

斜视
出口外的街灯
你记得岑树的嫩枝
在雾中瞬间举起；

冬之光滑行的方式
在水草上的屋舍里
穿过一个个房间——

某物
总走在你前面，
影影绰绰，
晶莹像被水珠加冕。

注：奥瑞德（Ohrid）：马其顿一座群山环绕的冰川湖；
普劳什尼克（Plaoshnik）：俯瞰奥瑞德湖的山顶上一座前罗马时代的考古
废墟。

（杨炼、有玲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Yang Lian and Youling

帕斯卡·葩蒂

Pascale Petit (1953-), 出生于巴黎的英国当代诗人,《诗歌伦敦》创办者之一并于1990-2005担任其诗歌编辑。曾有三本诗集入围艾略特诗歌奖,并被英国《卫报》选为未来一代最有潜力的诗人之一。翻译这首诗,原因之一是她曾谓译者:“只有你能译。”这是赞美,更是挑战。除了诗中英诗少见的长句繁词外,音乐上亦很讲究,例如原文的一句“the fossil-flowers with stone petals”(请注意其中谐音),中译要传其音乐神韵,非译成“这化石花有石花瓣”不可。希望本人不负朋友厚望也。(杨炼)

镜兰

一座巨蜥山丘高耸在我们的葡萄园之上,
它遍布蛇鳞的蓊叶于午寐中缓缓开合恍若张口欲言。

自幼我仰望,想几个星期不被搅扰地在嶙峋的山脊上行走,
我的嘴大张,我的眼帘半闭,追逐
睫毛扑闪的朦胧间水晶兽一闪而过的尾巴。

低处的台地上,葡萄间,石英翼和流星眼的蜻蜓
吹拂高原的香——一朵云,我若不怕就能隐身其中。

此时此地,我攀援巨石的阶梯——
那梯级宽阔如地平线,坠石把我的指节擦破。

每道裂缝是一条铬绿色河谷，我沐浴且脱下了然者十二层惊悸之皮。

直至我终于带着放大镜到了，分开茅草，
金剑叶的蓓头宛如沙漠美杜莎，这化石花有石花瓣与硫磺茎。

甲虫们爬出花冠，顶着虹彩黑的角向我挥舞触须，
载满地下航行的传说。
它们看过怎样的紫光宝石？探测过怎样的寂静，
从咆哮的阳光漩涡中浮起？
它们被花粉染得金黄，匆匆钻出时，冷风劲吹他们的甲。

有的背着箭簇，瞄准——这边！紧急！紧急！
于是我追随三叶虫的部落，我信他们。
我走至双脚麻木，磨蹭前行像千足虫穿过数千年。

它们把我领向那召唤着一根茎的蓝光——一只小小的、带斑点的翼。
诡秘的女王，黄蜂兰有镜子的性。

天空的全部颜料被这苍穹吞食者所包裹，在这液晶屏上
时间一幕幕展开，当我渐渐移近，我的脸被花萼的碗扣紧，

这里连钟乳的分秒也停止了滴落。
这里史前的蝓蝓吟唱石头的歌——我得侧耳才能听到那滴答声。

在它魅惑信息的颠倒的天空中，一支香歌向独一无二的恋人逸出。
我进入中央水晶巢，星工厂，世界窗，天底
那儿茎之隧道拖我向下穿越苍白的根系。

我饮幽独的树液，滚烫如岩浆，凝重如我行星的铁核。

蜂兰在抖动，幼虫数度白热地变形，
化为一只雌黄蜂。她的蓝翼发光
像刚出生的婴儿的胎衣。像簇新的望远镜上完美的镜片。

此刻，光淹没我之前，我必须注视进拉克高原多刺的腹地，
那里摇动着虚空的火瓣花。

我问候露齿的睡眠之花和它们的授粉者。

我问候它们静谧、修长、扎人、螺旋的茎，它们吮大地的根。

穿越夜之内核的黑色面纱，天虫降临。
午夜金龟子，吐血虫，雄壮的摩羯虫和鹿角虫——
所有埋藏我孤独生命的甲虫们。

圆蜘蛛的网是一个岛的星系——
它之字形的网上挂着我未做完的懵懂的梦。

金星镜兰闪亮，她的雄蕊伺伏在我之上
像锤又像刷，我若不逃就再次将我涂抹。

一只黄蜂，或一个情人？被魔法招出花瓣掩映的钴色的长廊，
我听见他趋近，他的翅膀因怯懦的光嗡嗡作响。

阳光的网为他飞向那镜兰助力，花瓣
为我打开如奢华的天蓝色卧榻上一张张床单，
闪耀的阳光下细丝茸茸柔软，我用手触摸，却是一片清凉。

一次又一次，我跌进花粉团的金色雷霆，花粉沾满了我的头。

而我的情人拥抱我，移近如一头雄蜂移向一朵花——
陌生的造物朝向陌生的造物。

（杨炼、有玲译）

Translated by Yang Lian and Youling

葛拉兹德·科希简西科

Gorazd Kocijancic （1964-），斯洛文尼亚诗人，哲学家，翻译，第一部斯洛文尼亚语《柏拉图全集》的译者。其诗风极为古朴、简洁，但又哲思十足。（杨炼）

自在者

诗——

汝依我命名。

汝之名

游出虚无

像海豚来自

海水

灰蓝的

异域。

* * *

善
皆为汝。
汝不在，
如无。
汝之名
沁亮，
如海豚
自墨蓝海水
显形，
如浩淼无边的
暗影。

（杨炼 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Yang Lian

托马斯·萨拉门

Tomaz Šalamun（1941-）斯洛文尼亚诗人，已出版 30 本诗集，并有八本英译诗集在美国出版。东欧先锋派诗人最杰出代表之一。此诗原作为斯洛文尼亚语，但最后一行“it's true, I'm reckless”为英语，刻意形成与其他诗句的反差。我与诗人讨论后，将其翻译成古汉语风格的“此为真。吾愚鲁”，且以斜体字区别之。（杨炼）

化合

给我你的眼睛，停在我眼前。
诡譎于夜。你煮开
我的肺。里面的液体
发黑了，你像三十万波斯人
齐步走向一株枯
树。你合并我，钉牢我，
溶解，再钉我，把手坏了。
有场暴风雨。绿色的盐酸
泼向十万黑蚂蚁。我不停。
树枝刹那燃尽。我灭了？
不在了？我见过花园。湿叶子
先冒烟像大粪堆，而后
动了。巨人的独眼注视。
此为真。吾愚鲁。不再这样。

（杨炼 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Yang Lian

孟明译介专栏 Meng Ming's Translation Column

Meng Ming graduated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ith a MA in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1987, and worked there until he went to Paris to study Latin and ancient Greek in Jesuit Seminary from 2003-2005. He has lived in Paris and translated Paul Valery, Saint-John Perse, Heidegger, Francois Furet, etc. His book length translation of Paul Celan's poetry has been published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让-巴蒂斯特·巴哈

Jean-Baptiste Para (1956-), 法国当代诗人; 著有诗集《隐士与世界的秘术》(*Arcanes de l'ermite et du monde*, 1985), 《蒙娜·格伦波一生中的七天》(*Une semaine dans la vie de Mona Grembo*, 1986), 《男像柱》(*Atlantes*, 1991), 《影子的饥饿》(*La faim des ombres*, 2006); 随笔集《眼睛挨饿及其它目光操练》(*Le jeûne des yeux et autres exercices du regard*, 2000)等; 现任法国《欧罗巴》(*Europe*)文学月刊主编。

敲碎骨头

黑色果园，长了什么样的腐烂果子，哪一种
死亡语言掉出的一个词语，仿佛肉身年事渐高
远在孩提时代的池塘之上

一道被禁止的光，天仙子*的嫩黄小铃铛
只见土地在我们鞋底下吧唧作响

踏着灯芯草，并排而行，在绿油油的草中

鳞茎的金黄和青蓝下面，一个音节勒紧我们的手腕
你说，每种金属都要生锈
空气蚀铁，时间蚀人

一种说话轻柔的语声
也能敲碎骨头。

*天仙子(jusquiane)：即莨菪，拉丁学名 Hyoscyamus，茄科植物，开黄绿色花，花冠漏斗状，像小铃铛。

三钟经的三响

惟有自身在变
你才属于万物
——西流休斯

*

你还被那长廊的寂静攫住
有一点产生了浮躁
这又有何价值如果你不懂得
从中脱身

假若寂静存在，就算存在
而你的脚步把你带进去，它会将你放逐
像常春藤

这张网不受一切中心制约
它绝不滥用任何谢忱
也不去多想它的束缚，它的嘴唇

假如你静观到身上长出
几根常春藤，就还会
有人

成为常春藤，更柔韧因而看见
虚假的特许权都用罄了

一种新绿成了他生命的螺旋线
它曾经一直在那里，哦，为何
整个这段时间都陷在遗忘的固执观念里
假如需要穿越的只是这一切本身
谁会抢在前面并与我们聚首

道路是坚定的脚步的旅伴
但愿日子不复是
没有轻松的片刻

以及接受的快乐

*

承认这一点不会太痛苦
行动就是冲动

一道在空间里无处存放的闪电

“那曾经栖留的一切
你现在拼命地看 自从没有了
也还在
假如你看得见它”

从前有个嘴嚼子
套住你的永别

*

多么甜美的葡萄献给大地
伽利略的名字

一棵树自言自语
只要有人爱它

水有一千种言语

在每一种里找到
喝水的方式

抽剧烈的干草，或者更甚
一根干枯的麻杆

它自身的旋流
能清洗这世界

在死者的牙之间

酒杯守夜人
杯中世界一忽儿就睡着了
你身上还携带着
使你躁动的狂兴

过了印花的荒漠
记忆使你变得简洁
好似一只孩儿拳头

裹尸布上
火的痕迹
还在上面——
要么是霜
要么是警觉

你的诗是所有
他者的遗恨

一个草和夜的时刻
在死者的牙之间

（孟明 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eng Ming

范静晔译介专栏 Fan Jinghua's Translation Column

Fan Jinghua is a Chinese poet, translator and scholar living in Singapore.

默温

W. S. Merwin (1927-), 诗人翻译家, 出版近三十部诗集, 二十多部翻译, 三部剧本以及八本散文, 1971 与 2009 两度获得普利策诗歌奖, 1994 获首届 Tanning 诗歌奖。现任美国桂冠诗人。以下翻译基于他 2005 年获得全国图书奖的诗选集 *Migration: New and Selected Poems* 《移居: 诗选及新编》。

奥德修斯

那启程, 从来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海, 一样的危险在等着他,
似乎除了更老, 他哪儿也到达不了。
身后, 渐退渐远的海滩上
有一模一样的责难, 而在他前面,
某处, 有他交付此生的耐性
在展开。那儿的诸多岛屿, 每一座
都有一个女人, 以及柔肠百结的欢迎
有待他去探索, 其中一座将称之为“家”。
对他所有的背叛越来越了解, 而最终
还是那同一个问题: 他留下还是离去。
因而, 他还是会离去。令人不解的是,

假若有时他也不记得谁是谁了：
是谁在他起程时企望他
永远无法驶出那些危险，
是谁，尽管遥远、不太可能
但很真心，令他坚持归家的航程？

气

当然是夜晚。
这反着放的鲁特琴，一根弦，
我在其下自行其道，
奇怪的响声。

这样是尘，那样也是尘。
我两边都聆听，
但继续直走。
叶子心怀成见地坐着，我记着了，
接着是冬天。

雨以及它兜起的路，我记着了。
雨兜起它所有的路，
并无去处。

年轻是我，年迈亦是我。

我忘了明天，这瞎了眼的。

我忘了那隐于窗户间的人生，那被埋葬的窗户，

忘了窗帘里的眼睛、

从腊菊花丛穿出来的

墙壁，

忘了沉默，

它占有了微笑。

这肯定是我曾想要做的事，

夜行于两片沙漠之间，

吟唱。

（范静哗 译）

Translated by Fan Jinghua

保罗·穆尔顿

Paul Muldoon (1951-)，爱尔兰诗人，希尼曾经称他是“爱尔兰多少年来最有前途的诗人”。1987 年移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99 至 2004 在牛津大学访学，获得过的奖项 1994 艾略特奖、2003 普利策奖，2004 莎士比亚奖等。穆尔顿被普遍认为是出生于二战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以下草译选自他的获奖诗选集《诗选新编 1968-1994》。

刺猬

蜗牛移动，像一只
气垫船，被自身的一圈
橡皮垫所阻；
它将秘密

与那只刺猬分享。而刺猬
对谁都不分享那秘密。
我们说：刺猬，走出
你自己吧，我们会爱你。

我们没有恶意，只想
听听你有什么
可以说出。我们只要得到
你对我们的疑问做出回答。

刺猬一声不吭，完全
封闭了自己。

我们不懂，刺猬有什么必要
隐藏，为何对谁都如此不信。

我们忘了上帝就是
在这样的荆棘冠冕之下。
我们也忘了上帝
再不会信任这个世界。

阿德沃的圣母

一

就在那儿，在荆豆地的一角，
就在蓊草葱郁的地方。
她站在那里犹如站在伯利恒
在一九五三或五四年的一个晚上。

那女孩倚出半截高的门
看到牲畜跪下，于是她也跪下。

二

我以为一个农夫最年幼的女儿，
再加上下一个，或许能理顺
通向基督肚脐的蜿蜒小道。

谁想去搞懂哪些事情可懂？
处女圣母的乳房流出乳汁，
圣灵脱落的一叶羽毛？

精灵荆棘？那口圣井？

我们单纯的心愿是生活不仅仅是
工作、车子、房子、妻子——
而且还有流水那样的稳定不绝。

每当我走着这一畦畦地，我总认为
一口圣井与希洛圣地的池塘相比，
并不会浅多少或者更无法测量其深，
精灵荆棘并不比那十字架更虚。

三

创世主之母啊，救世主之母啊，
最仁慈的母亲，最可敬的母亲。
最慎明的处女，最庄重的处女，
无邪的母亲，圣洁的母亲。

而我走在齐腰的紫色与金黄之间，
一只膀子与另一只膀子一样长短。

注：阿德沃 Ardboe 是北爱尔兰 Tyrone 县 Neagh 湖边一座小山，在当地语言中意思是“奶牛岭”，上面有十世纪的修道院，其中的沙岩十字架为北爱最高，全爱尔兰第三。精灵荆棘 fairy thorn 指爱尔兰人的一种迷信习惯，他们会在田野中间留一个树，作为精灵栖居之所。圣井 The holy well 指 Neagh 湖北边的一口井，被三颗荆棘树遮盖着，一哩外有一座很大的木头十字架标志着圣地的边缘。希洛 Shiloh 是巴勒斯坦中部的一个古村庄，一个圣地，放约柜的会堂所在地。

（范静哗 译）

Translated by Fan Jinghua

彼得·索莫

Piotr Sommer (1948-)，波兰诗人，翻译家。这一组诗选自该诗人 1991 年在英国出版的英译诗选 *Things to Translate* 《待译之物》。他的语言精简到枯瘦，没有赘余，甚至连反讽也是琵琶遮脸。美国诗人阿什贝利(也是他的英译者之一)说，索莫是写出了“或许与自个儿都做对的日常的孤独感”的大诗人。

有树枝的风景

我们以不知的线
而捆到一起，一个红血球的
针脚，缝合起地球。
终有一天，这球
滚落，离开我们，
皱缩、枯干，
如一只黑刺李——

有些东西确实曾属于我们，
但我们将会不再属于东西。

帕瓦兹基公墓的某棵树

所有记忆都是我们欠物体的，
物，收养我们，一生，

它们驯服我们，以触、以味、
以簌簌之声。所以它们难以
与我们分离：它们指引我们
直到终结，穿过世界，
直到最终它们利用我们，且惊诧于
我们的冷漠以及对记忆女神
这位大名鼎鼎的纺纱女知恩不报。

空间

（仿王维）

隐居在钢铁厂的烟雾下。
向东、向南开敞的，都是华沙。
太阳燃烧着自己，照穿了尘埃。
河流不见，我们的房舍是小蚂蚁的工程。
天寒得刺骨，黑夜降临，白色的人影在归去。
公交车几乎不动——
家里，狗度过了困厄的一天。

（范静哗 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Fan Jinghua

娜塔莎·雀瑟维

Natasha Trethewey (1966-), 美国女诗人, 2007 年获普利策诗歌奖。她的诗感情丰沛, 但形式上看出某种章法, 也就是有一种写作班痕迹, 但这种形式的章法令她诗歌中情感比较收敛, 因而显得深沉, 犹如她的朗诵一样克制。

水仙属

美丽的水仙, 我们拭泪
目睹你如此匆匆凋萎。
——赫伯特·赫里克

从学校回家的那条路上, 树木
茂密, 树影浓重, 一旁有条小沟,
一盏盏的黄水仙, 那初开的花朵

在残冬灰暗的日子里越发明亮。
我肯定意识到它们长得太疯了,
以为采一些也不会碍事。于是——

我采了, 尽我所能地采了,
装在瓶子, 然后送给我母亲。
她放在窗台上, 而我坐在近处,

盯着看光线穿过花瓶, 弯曲,
白日就化成黄昏, 我因为能
送点小东西给妈妈而自豪得很。

小孩子的虚荣。我肯定在这些花中
看到了我自己的某种影子——
细长的茎，每一朵都昂着头

等着表扬，或低头只见自己的倒影。
那么多年前回家路上，对自恋少年
或水仙花短暂的春日我一无所知——

也不知它们怎么就在簌簌的风中
干枯，犹如上坟的花——在窗台上
留下一声低声，背信弃义。对我说：

欣赏自己。对母亲说：趁早死吧。

金惠顺

Kim Hyesun (1955-)，南韩女诗人，2001 年获韩国最高诗歌奖“素月”奖，其语言和诗思都对通常认为的传统女性诗歌乃至韩语诗歌进行了比较激进的突破，自 1980 年开始写诗以来已出版近十部诗文集。

关乎爱情

一

他打开那扇窗
手，伸进我心里
泵出水

我想逃跑
所以我打开了门
而他竟能靠我很近
他打开了窗
从我心中抽出了水

他用泵抽啊抽啊
最终我眼前一阵阵发黑，踉踉跄跄
他打开了窗
将一块炽热的炭
扔进我空了的心房
对我说：跟我走，跟我走

二

我跟着他，贴着他的脚跟。不管发生什么都紧紧跟着。
与此同时，他跑开了，充满恐惧地跑了。
边跑边说：我是你父亲，你要保持距离。
而我让他明白我是谁：我是你的丈母娘。
有时他会说：我是你的孙子，然后就跑了。
于是我立即吓唬他：我是你孙子的老婆，我要让你瞧瞧我们的纽带。
脑子烂了。脑子退化，被人踩了。
他自鸣得意地说：因为恋爱了，所以他看不到大山。
而我大言不惭地说：对我而言，根本就没有大山这样的东西。你难道看不出这世界根本就是从很深的洞组成？

三

我笑得停不下来。
每笑一声，
就会有一个洞出现在奔跑的衬衫上。

你戴着蓝色口罩，进来。
你手拿一把亮铮铮的剪刀，
说：起来，该摊牌了。

我们轮流
暴露肚里的货色。
你也开始笑。
嘻嘻——嘻——
你的，肠子，是，蓝的，精瘦，像膜，
你的，肠子，是，黄的，像一只，蛾子，有毒的。

笑声不断。
每笑一声，
衣服都随之消隐，
屋顶也不见了。
八只肢体伸展开去。
冷冷的阳光开始摇晃我们
这两个
止不住笑的人。
我们也摇晃了，
浑身上下沾满
常青树叶。

（范静哗 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Fan Jinghua

明迪译介专栏 Ming Di's Translation Column

Ming Di, translator of *Selected Poems of Ha Jin* and *The Writer as Migrant*., currently translating *Tongue of War* (By Tony Barnstone) and *Dancing in Odessa* (By Ilya Kaminsky).

拉蒂·萨克辛娜

Rati Saxena, 印度女诗人，梵文学者，翻译家，获得过印度国家人文研究院颁发的翻译奖，及印度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奖金。她的诗如同她本人一样，有温和感性的一面，也有冷峻知性的一面，尤其在长诗中显现出来，限于篇幅，这里只挑选出两首短诗。

大黑蚂蚁的爱情

无从知道这些大黑蚂蚁
从哪里爬到地板上，像雨夜的黑星星
攻击猎物

他们不相信
红蚂蚁的线路规则
这些不在他们女王的命令中

他们抓住，吞咽
一切白色的东西
比如糖，大米，飞蛾

如果他们要抬一个巨大的尸体
他们就会像工会一样联合起来

他们可以住在任何地方——
起皱的树皮上
树叶的房子里
任何东西的根部

他们喜爱的
会变成他们自己

在他们栖居的树上
没有水果可以留住
没有鸟可以活着

他们的吻
比他们的叮咬还尖锐
一吻就将他们变成碎末

他们是比人类更好的情人

猫头鹰的问题

问题不在于

此猫头鹰为什么不是彼猫头鹰
也不在于
人为什么不是猫头鹰

问题是，为什么
月亮般的双眼
茉莉花苞的鼻子
瑜珈的姿势
对抗黑暗的声音
不是人的素质

问题是，为什么
拉克什米女神在牛奶海洋上飞行时
需要这样的载体
问题也是
聪明如何变为愚蠢

归根结底
问题是，为什么
猫头鹰不想变成人

（明迪 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ing Di

图藏·阿拉坎

Tozan Alkan（1963-），土耳其诗人，伊斯坦布尔大学外语系讲师，土耳其文学翻译杂志《Ç.N.》主编，土耳其国际诗歌翻译协会主席，出版有四本个人诗集。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他的诗体现了西亚叙事抒情与欧美抒情传统的完美结合。

破碎的欲望

我总是用善良来测试你
但爱就像一个漂浮的地雷
杀死了太多至亲的人
你穿过集市
前面是一片林地
那里长满了杏仁树

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和平的梦
在漆黑的夜晚
你的身体在我心中最深的角落
一半是梦，一半是一个没有实现的愿望
来吧做一个自由的灵魂
让你的金发散开，盘旋

别在意会发生什么
有时候我们不正是将紊乱称之为生活吗
就像在湛蓝的海水里播撒我们自己的骨灰
不管怎么说，不仅仅是水

从桥下流过

爱也流过

杂技演员

有时候世界似乎太低

地球从我脚下被拉走

我曾经生活得很没有顾虑

与蚂蚁和昆虫在一起多年

不管他们怎么说爱情如何美丽

我曾经弯下腰来与吉普赛人亲吻

在无边的沉默中触及内心

我的大脑一直延伸到我的脚

现在我是一个不接触地面的人

破碎，面朝地平线，在火中面朝灰烬

在引力抓到我之前你杀死了我

噢我的脚，我累坏了脚！

城市将从远方向你走来

—— 给 kavafis

城市将从远方向你走来
携带一个黑暗的爱

在被遗弃的树枝上
它将摇动悲哀，如同摇下桑葚

多年后在一个有雾的清晨
它会来到你的门前，如同一匹受伤的马

从盖满尘土的文墨祭坛上
它将撕裂白色的裹尸布

在获得了一只迷失于爱情中的手之后
它将从对过去的遗忘中前来

在快速词语的马鞍上
它将以一个阴郁的短语而到来

城市将从远方向你而来
它将穿过无数的复数之后朝你走来

受伤者

一个发黄的星期天上午
船只向我心中涌来

在风吹过的十字路口
带着受伤的冷语
抛下，或者沉重地放下铁锚

时间：女人的白发被抚摸之时
光：你的初恋，“光，更多的光”
你从此是一张罪恶的照片
被玻璃碎片反射
你的名字将不列入神圣的书籍

让我们回到诗吧
爱自己的身体真好
一个国家有自己的山
一张嘴，一个词语的店铺，却沉默着
一匹马，同河流一样白

一枚小卵石，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
之间，对人做出不公平的事

（明迪 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ing Di

盖尔斯·古德兰

Giles Goodland (1964-)，英国当代最具活力的诗人之一，剧作家，本科曾在美国加州大学留学，牛津大学文学博士，目前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辞典》资深编辑，出版的四本诗集都是长诗或组诗，尤其是《年代房间里的间谍》由 100 首十四行诗组成，从 1900 年到 1999 年一年一首，书后有详尽的注释，足见辞典编辑和诗人的功底。他的第五本短诗诗集即将出版。

流星

一颗陨石，有威廉·布雷克那么大，
划过空中，
有人误以为它是沃尔特·惠特曼
的陨石，因为
具有布雷克尺寸的陨石
正在分解，手指向外
伸展，巨大的原子遇到空气以及
在一个富有听觉的夜晚
击到地面田野的
另一颗陨石，它有艾米丽·狄金森
的眼睛那么大，最后一滴泪
落在土壤里发出嘘声，孩子们前来，
仍然听到它的耳语：
它在说，除了一切
它可以想到的，你几乎不存在。
讯号在脉搏中消亡，
土壤硬化，

火焰划破孩子们的衣服
并开始毁灭它们。
孩子们没有想到跑，或者扑灭，
他们在火焰里走回家，手指
发出火焰的响声，当他们开口时，
嘴里也有火焰，
他们的衣服，他们的皮肤
是一些颤抖的神经，
面对长长的睡眠，抖进他们的灰中，
孩子们吹起口哨，戳破
手指，幻想这些粒子
分离，却又连在
雨水的无法言说的手中。
他们给夜晚命名，
他们所知道的足以使他们
用舌头制造奇怪的空气，
他们头破血流，
他们的思想撞在前面的人头上，
他们的舌管是树根，
词语的舌尖，火苗，小溪。

月亮和小尼娜

女儿，穿着靴子，与小狗们
赛跑，自行车上的人们，

自由自在的天空。

马群发出实在的声音，
等我们走后，转身
互相撒谎。

你释放那些水坑，
从一个跳到另一个，水四溅。
你一岁多一点长的手臂伸开，
树木打印出树叶。

鸟在关注湖，或
在凿开的山毛榉叶中等待，
缩成花苞。一只雷鸟身上
缝着光线。一群牛散漫地
纠缠在一起。一个蜘蛛

在线路的尽头，你停下来，
不知向哪里迈步。
你很难错看成是
水沟，月光在上面闪烁

一只半腐烂的狐狸旁
青蛙缓慢地交配，
看着你伸出手，指向
正在长高并且腐烂的树木

然后说抓我。抓我。

购物规则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与死亡交谈。

不要提及死亡。

不要看或触摸死亡。

如果购买的商品是死亡制造或包含有死亡，你仍必须向活着的出纳员付账。

如果死亡向你走来，转身，走开：他们无法追上你。

不许谈及死亡。

死亡可能在他们的包裹里反光，起皱。这是正常的。

如果不小心触碰到死亡，或被死亡触碰，立刻求医。

在适当的柜台上可以品尝少量的死亡样品。

如果你的家人想与死亡联合，拆散他们。

死亡仍然可以加工形式购买，或在通常的外销店铺里批量购买。

死亡在过境中定居。

离开商店时，如果你提的死亡太沉重，你可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求助。

如果死亡向你要钱，付给我们。

（明迪 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ing Di

克劳迪奥·帕扎尼

Claudio Pozzani（1961-），意大利诗人，音乐家，在许多国际诗歌节上朗诵表演。我不懂意大利语，但他的语调和手势很有感染力。翻译过程中参照对比了他发来的英译和原文。

影子行走

一串和音从天空降落
结冰的锁链在你四周起舞
这是一个“打结”的世界
要在黑暗中才能解开
一道闪光
和一串叫喊之间
是绳索的纠结
它拒绝剪刀
而一把梳子理不清
一堆没头脑的鬃毛

影子.....影子

再眨一下眼（然后是.....）

我环顾四周，我所看到的只有墙壁

甚至我的镜子，也成了一堵墙

你乳房上长出皮肤墙

我的心脏，我的五官

都转世成墙

祈祷和诅咒不停地落下

一碰到沙就蒸发

副词，形容词，发不出音的词

在有毒的沉默中蛇行

影子.....影子

再眨一下眼

关于太阳我只看见自己的影子

在雨后的彩虹积水里

关于月亮我只在黑暗中

和远处被栅住的狗叫声中感觉它的存在

我的和平不是没有战争

我的和平是战争概念缺席

影子.....影子

再眨一下眼，然后是.....

（明迪 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ing Di

斯哥多·帕尔松

Siguedur Palsson (1948-), 冰岛诗人, 剧作家, 小说家, 翻译家, 2008 年获“冰岛文学奖”。在南欧听他朗诵这首诗时就被其中的幽默所感染, 尤其喜欢最后一句。他的朗诵如同诗中的语调一样, “不温不火”。

我的房子

几乎没有什么
从我房子里消失
几乎没有什么
烟囱消失了
长在你身上
墙壁消失了
墙壁上的画消失了
所见所得

没有太多东西
从我房子里消失
烟囱消失了
不再冒烟
墙壁消失了
还有窗
和门

但是很舒服, 我的房子
请

坐
别害怕
来吃一块
面包，喝一口酒
把火炉点燃

看
墙上
没人赞美的画

请走过去
穿过门
或窗
如果不是穿墙而过

（明迪 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ing Di

八十年代中国诗坛·九十年代中国诗选·父子近况及个人创作

——托尼·巴恩斯通访谈

被访者简介：Tony Barnstone，美国当代诗人，1984-85年同父亲威利斯·巴恩斯通一起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执教，后返回伯克利加州大学完成文学创作硕士和英文文学博士，目前是洛杉矶一家私立大学惠蒂尔学院（Whittier College）英文系教授，创建了写作班、文学节、驻校作家等项目。出版的个人诗集包括《污染》（1998），小诗册《赤裸裸的魔术》（2002），《悲哀爵士乐十四行》（2005），《洛杉矶魔像》（2007），和《战争之舌》（2009）。《污染》进入惠特曼诗歌奖决赛，《洛杉矶魔像》获得本杰明·索特曼诗歌奖，《战争之舌》获得约翰·西阿迪诗歌奖。还获得过普希卡诗歌奖、聂鲁达诗歌奖、以及2008年斯特罗克镇国际诗歌节诗歌奖第一名。编写过教科书《亚洲文学》（2002）、《中东文学》、《亚非拉文学从古至今》（1998）。编辑、合作翻译的中国诗歌书籍包括《空山拾笑语——王维诗选》（1991）、《暴风雨中呼啸而出——中国新诗》（1993）、《写作艺术：中国大师语录》（1996）、《安克辞典：中国诗》（2005）、《中国情诗》（2007）。

明迪：1984-85年你和你父亲威利斯·巴恩斯通在中国教书时，你同哪些中国诗人有过接触？你对当时的中国诗歌印象如何？有什么趣事你还记忆犹新？

托尼·巴恩斯通：我在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当时叫“一外”，现在改成“北京外国语大学”）教一个少数民族中学教师进修班。当时我24岁，正

在写第一本诗集。我问学生有哪些是最好的当代中国诗人，一个学生说他姐夫是朦胧派诗人，叫芒克。通过芒克我认识了北岛，和星星画派的严力。那时候也许还认识了多多吧。几年后在旧金山见到菲野和顾城。**84-85**年我开始把芒克的诗译成英文（是合作翻译，因为我的中文很糟糕）。大约在同一年我开始与我父亲、以及一外的研究生徐海欣一起翻译唐代诗人王维。当友谊宾馆里住了两个美国诗人的消息传出去后，有些其他中国诗人就来看我们，尤其是贝岭和西川，于是我们也把他们的诗译成英文。

那时候中国诗歌正经历一个有趣的阶段，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了之后，文学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兴趣减弱了，很多中国诗人开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但受西方影响的差异很大，从里尔克，到马雅可夫斯基，到艾略特和庞德。我的感觉是，朦胧诗的实验性创作想在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平行句法之间达到平衡，注意力主要放在让意象去表达意义。有趣的是，庞德在《诗章》里也采用了同样的技巧，他称之为“意象语法”，他从翻译杜甫和李白中学到一种意象叠砌。

这样看，中国的后现代诗歌实际上是返回西方的现代派，旧曲新调。

我对那段经历印象最深的是恐惧，我们时常被监视，信箱被打开，来找我们的人必须在门口警卫处签名，还要冒着与西方人接触而被工作单位找麻烦的危险。在美国是没有人理会诗人的，所以这种恐惧不可理喻，当然，在中国，诗人与政治的牵连自古就有，从诗经到乐府，这些东西收集起来就是要看一下民间是怎样看待帝王的，屈原执意向皇上陈述实情，结果被发配流亡，最终自尽。

明迪：对，中国政治诗从诗经就开始了。中国诗歌史的“现代”和“当代”的划分也与政治有关，你说的中国“后现代”不知道是指年代划分还是指文学特征、文学流派。西方后现代主义之后，中国诗歌还长期处于“现

代”或“前现代”，“后现代”在中国开始得比较晚，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被接受。朦胧诗作为一种流派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产物，他们不愿被标上“朦胧”，后来读者也不觉得他们“朦胧”。中国“新诗”概念很有趣，上个世纪初中国文人提倡白话文，“新诗”指用白话文写的自由诗，30-40年代的新诗诗人接触到西方现代派，并译介了西方诗歌，但因为50-60年代20多年的停顿和隔绝，所以70-80年代的诗人又重新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重新“现代”，在你看来是朦胧诗返回了现代派。90年代之后的中国诗人跳过朦胧诗而追溯“新诗”源头，当然不是“再现代”，而是摆脱朦胧诗的影响，视30-40年代的新诗为传统。流派与年代划分之间的纠结很有趣，这个话题可以以后再谈。你1993年合作翻译并编辑了《暴风雨中呼啸而出：中国新诗》，除了去过中国一年之外，还有什么其它原因使你对当代中国诗歌感兴趣？你与中国诗人是否保持了联系？对当下的中国诗歌是否感兴趣？

托尼：1989年之后，我认识的几位诗人要么流亡，要么留居国外，他们新的环境里完全是陌生人，无法沟通，等于是诗人失去了声音。我想帮助他们得到承认，同时也是变相地帮助他们生存，我与周平和贝岭一直有联系。80年代之后见过北岛几次。两年前在中国见到西川。其他人都漂走了。至于我对中国诗歌的兴趣，最开始是从古典文学开始，这对我个人的创作也有很大影响。我现在对当代中国诗歌越来越有兴趣了，但我得说，对朦胧诗的兴趣远不如25年前。诗歌就像鲨鱼，需要不停地游动，呼吸，一停就死。

明迪：70-80年代起步的中国诗人，有些已停笔，或写散文，有些还在继续创作，或者断断续续，至于是进步还是退步（不进则退），不由我评论。你2008年在北师大参加了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短暂的北京之行印象如何？与84-85有什么区别？

托尼:中国作家似乎可以公开谈论中国社会的现状和问题，我觉得很好。同样的，美国作家也常常是一种“公共良心”，引发一些争论，促进社会进步。

明迪:你和你父亲威利斯·巴恩斯通上星期有一场演讲，请你介绍一下你们两人谈了些什么。

托尼:我们主要谈的是翻译和创作，穿插了一些诗歌。我们谈了体裁之间的越界，美学轮回，语言代码的蜕变，诗变，翻译。我只讲几个重点吧，为什么要翻译？因为正如诗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所说：翻译“是让工具保持尖锐的最好方式”。大多数的关系，无论多相爱，都会“见床死”（即在性上失去兴趣），大脑中的化学感应一变，一切皆成习惯。语言也有一种毛病，我称为“文字死”，从大脑里穿过之后就不再有情欲兴奋。而翻译是训练你将文字制作成一行一行的感知，在句法和词汇上作些小变化，让它们呼吸语言的精神，把我们从死亡中救出来。

还有一种文字死来源于特定文化中的写作，具有趋时性，常常被模仿。雷克思罗斯说，翻译使你与同代人区别开来。所以翻译对我而言不仅仅是持续写作和持续练习，我的诗歌大部分是从世界文学和精神传统中秘密窃取充电。我的第一本诗集《污染》，很多诗都含蓄或明确地企图使美国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在印度、中国和日本的精神理念中安家（比如我那首《视频拱廊佛》）。我这个模式也是沃尔特·惠特曼、爱默生和梭罗把印度教、儒教以及（如一些评论家认为的）佛教和道教运用于美国个人主义和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方式。我的第三本诗集《洛杉矶魔像》有更强的国际影响，我把这本书看作是一座城市，这个城市里有鬼与神话，鲁米旋转于麦克阿瑟公园的森林，拉玛在 405 号公路上与恶魔奋战。如同多民族、多语言的洛杉矶一样，书在世界中穿行，从埃及《亡灵书》到印度《爱经》。我在另一个访谈里这样说过：“这是一个平面视频和魔像的城市，有着佛的气息，也有耶稣，有

龙舌兰的酒广告和克里希纳，有中国朝代，萨克斯管演奏者，拉普说唱（rap）歌手，以及柏拉图。在许多方面，这本书的城市也是自我城市，因为我也是这一切涉及到的事情。”

最后我谈了翻译技巧的实验，比如我所说过的“给力词”技巧。这种技巧就是，找一首你喜欢的诗，排除“给力词”之外的所有其它词。给力词就是关键词，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还要排除所有的标点符号。然后把语言的肌肉重新组装，加上新的连接词，冠词，介词，创造你自己的句子，让它们流通，不要去管原作。你在“给力词”之间想写多少句子就写多少句子，但要尽量用上所有的给力词，并让这些词语保留原有的顺序。这样的方式可以从“翻译”进入诗歌写作，让你自己吃惊。这是一种在潜意识中去钓鱼的方式，看看有些什么游在那里。就像庄子曾经所说，译成白话文就是：诱饵的存在是因为鱼，一旦获得鱼，就可以忘记诱饵，语言的存在是因为意义，一旦获得意义，就可以忘记语言。给力词语就是钓鱼的诱饵，钓到鱼之后就可以不去管诱饵了，你只忠实于你正在写的这首诗，而不是忠实于写作的游戏规则。

明迪：前两天我试用你的方法，碰巧找的第一首诗全是副词，50行里面只有几个形容词，诗中间有几个动词，末尾有几个名字，但还是很“给力”，情绪的流动。诗很美，但我几乎迷失了，你的这个技巧帮助我集中注意力，只看那些给这首诗带来力量的词语，不管是实词还是虚词。对了，你在惠蒂尔学院教英语和翻译，你的翻译课是怎样教的？给学生做什么样的练习？

托尼：我是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教翻译课。学生阅读一些重要批评家有关翻译的经典文章，然后做一系列的练习，这些练习用来挑战他们对翻译是什么的概念认识，最后做15-20个翻译项目。举例，把一种风格的作者用另一种风格翻译出来；从一种你不懂的语言中翻译一首诗，不必顾虑意义，只注意声音，把一种声音翻译成你自己语言中接近的声音。还有一种语言练

习，把一首诗或散文从英语译成英语，比如，把乔叟的一段文字翻译成 rap 节奏，或者斯宾塞笔下吹牛大王的风格，或者方言。也可以把中世纪的英语抒情诗翻译成当代英语，或者把散文译成诗。还有一种练习是“翻译”一个假想的诗人，并为他写个简介。所有这些练习都是训练译者采取不同的声音，风格和技巧，就像武术师开战之前活动一下全身的筋骨。

明迪:听起来很有趣。你也教诗歌创作，你觉得写诗可以教吗？你认为写诗可以在课堂上学吗？你自己是怎样开始写诗的？

托尼:对，我教诗歌写作，对，我认为可以教，因为我每学期都教。那种认为诗歌是天赋的想法是有害的。诗歌如同音乐或体育，发挥得最好的人进最好的乐队或参加奥运会，但也有其他一些人给家里人拉拉小提琴，淋浴时唱唱歌，与孩子踢踢足球，或在当地酒吧玩玩音乐。诗歌是人类生存状况的一部分，我们都可以写，很多人可以写得非常非常好。还有些其他的人没有天赋但能够通过固执的学习、有纪律的训练、刻苦努力而成为好作家。当然，如果不运动肌肉，就会松弛软塌，不练习就会走调。

明迪:我的意思本来是说，诗是从生活中学的……我想大概每个人都有可以被唤醒的潜力吧，我相信训练可以使诗人成为更好的诗人。你受你父亲和家里人的影响吗？早期还有谁影响过你？你父亲在中国诗歌界很有知名度，你谈谈他近期的写作吧，任何与圣经有关的东西我都感兴趣，尽管我是疑神论者。顺便说说你自己的种族背景和宗教背景。

托尼:我父亲是诗人，母亲是画家，所以我从小就被书架上我父亲的书和墙上我母亲的画所包围。从本质上讲，在他们房子里长大，等于在他们大脑里长大，他们对艺术力量和重要性的感知使房子里充满了电流。我母亲是希腊东正教基督徒，我父亲是一个不信教的犹太人，我自己不信任何宗教。我父亲同时也是一个圣经学者，他近几年在这个课题上的几本书试图把基督教还

原到历史背景中。举例来说，基督徒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你是一个犹太人，相信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到来。但是过去《新约》被翻译的方式掩盖了耶稣及其他的信徒都是犹太人这一事实。比方说，每当耶稣被称为“拉比”时，译文呈现为“老师”或“师父。”这是因为新教需要从父教那里分裂开来，而且还因为基督教需要找一个替罪羊来承担弥赛亚之死的责任。当你有一位烈士，就可以帮助你建立一个新的身份。殉道者对基督徒有多么重要可以从这件事实中看出来，他们戴着他受刑和被绞死的器具，即脖子上的十字架。如果他是被一匹马踩死的，他们就会在脖子上佩戴一个微型马。问题是，杀死耶稣的是罗马人。但罗马帝国当时占世界主导地位，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之后，基督徒看到他们可以利用罗马帝国来传播他们的宗教。当然，如果他们指责上帝之死是由罗马人所致的话，这种传播就不可能发生，所以他们怪罪到犹太同胞身上，就是那些不认为“拉比”耶稣是圣子的犹太人。不幸的是，这造成了两千年来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屠杀。从本质上讲，基督徒是“身份被盗”的受害者。由于恶劣的翻译，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不知道他们是犹太人。而且由于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而杀了他们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这就像一部希腊悲剧，是不是？我父亲做的事情就是重新翻译《新约》，使犹太人的身份显而易见。希望这会有助于将来减少一些宗教屠杀。

明迪: 在 Jeshua 与 Jesus（耶稣）之间, Rabbi（拉比）与 Master（师傅）之间, 有些东西不是“流失”而是被隐藏了。除了还原历史面目，你父亲的翻译还再现了《新约》的诗性。你自己也很勤奋，同时写三本诗集，都可以出版了，谈谈这几本书吧。

托尼: 《低俗十四行》（到目前为止）是 124 首商籁体，围绕经典低俗体裁，比如魔剑法，科幻，硬汉派侦探，动作冒险，冷战间谍小说，恐怖，等等，还有很多部分是商籁体组诗形式的短篇小说。我已经将一组 28 首商籁体诗变成广播剧了，明年 2 月 1 日将在 Rattle 杂志网站上播出

(<http://rattle.com/blog/2011/02/jack-logan-by-tonybarnstone/>)，配有音乐和音响效果。我想如果换成中文对等物的话就会是这样的，一个诗人用律诗的格式写一组诗，相当于短篇小说集，全部是中国传统风格的鬼故事，侦探故事，聊斋志异。

《塔罗牌十四行》这本诗集被设计为一摞扑克牌，也就是说，这本书的顺序不是固定的。每张卡片正反是两首相关的十四行诗。我正与艺术家亚历山德拉·埃尔德里奇合作，他为我画卡片。具体来说，塔罗牌是很古老的牌，占卜未来，有点像中国的易经。每张牌上有个人物，比如皇帝，死神，愚人，且都有着相关的传统含义。此外，每张牌正反有不同的含义，看你正着抽还是反着抽，每一面都有一首不同的十四行诗。

我还在完成另一本诗集，《浮世》，指的是佛教的轮回观念，以及日本的浮世绘，也就是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在无尽的变化中，中国佛教称为大千世界，或尘世。总的来说，这些诗都是有关这个世界的，冥想沿着时间黄河驾驭船只到底意味着什么。

最后一件事，我近来在做一些多媒体项目。除了广播剧和卡片，我还与艺术家多萝西·塔内尔合作，把《低俗十四行》改编成连环画，并与歌手约翰·克林贝尔一起把《战争之舌》变成音乐碟。

明迪:你播放的《战争之舌》片断非常精彩，希望音乐碟早日完成。我过去不喜欢十四行诗，觉得太死板了，唯一有趣的地方是诗中的转折，但你的十四行诗完全不同，当下题材，当下语言，尤其是《低俗十四行》非常有趣，但是太多的西方文化典故了，如果译成中文的话需要写一本书那么厚的注释，当然你的《战争之舌》也是注释多的不得了。尽管我已经非常熟悉《战争之舌》了，还是请你再介绍一下，我想有些读者会感兴趣的。

托尼:《战争之舌：从珍珠港到长崎》，这本诗集是我十四年的研究成果，通过阅读信件，日记，口述历史，以及采访二战老兵和他们的家人，而写成的诗集。诗集始于十五年前我与保罗·蒂贝茨准将进晚餐之时。蒂贝茨是 Enola Gay 战机的飞行员，就是在广岛投原子弹的那驾飞机。晚餐时我问他面对那些说我们不应该对一个有居民的城市投炸弹的人们感觉如何，这些人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日本已表示愿意投降。他说：“从战争来看，每个人都是有罪的，甚至婴儿。他都该死，因为他们都是战争的一部分。”蒂贝茨还说“我拯救了一百万人的生命。”这是官方说法。当时我娶了一位日本裔妻子。我对发现不同的观点很感兴趣。我想知道广岛地面的平民对这个问题会说什么？科学家如罗伯特·奥本海默会说什么（他对扔炸弹改变过看法）？圣雄甘地会对此说什么？我开始收集不同观点，写了关于广岛的组诗，然后向外扩展，写整个太平洋战争。有一首诗的说话者这样说，似乎“每个人都有观点，但没有人有视野。”我想呈现多种观点，让读者对有争议的问题有不同视角，比如食人，原子弹，医学试验，酷刑和南京大强奸。

明迪:你还写了一本《悲哀爵士乐十四行》，为什么总是写商籁体？是写起来顺手，还是觉得这是表达/展现你自己的最佳方式？

托尼:商籁体的最大好处是诗行的结构，从两行，到四行，到八行，然后最后六行，自动形成模块化思维，修辞与观念转化在结构性的模块之间发生。这样看非常类似于中国律诗。另一个好处是，自动形成序列，诗中的转换又反映在诗与诗之间的转换。

我刚开始写作时写自由体，喜欢形式但主要还是写自由诗，听到押韵就退缩。现在我觉得灵活运用是幸运的。在我的新自由体里，我仔细听句子的节奏，并以形式来创建局部效应。在最近的格律诗里，我将自由体的技巧即兴于传统形式中（我在“当代十四行诗宣言”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点，网上有这篇文章：http://www.cortlandreview.com/features/06/barnstone_e.html）。在最

糟糕的情况下，自由诗音盲，松弛，冗长，格律诗穿着外套，垫肩，华丽。我希望灵巧的方法可以发挥两种技术的长处，而不是弱处！至于将来，我想放下现在进行的难度写作，如果这样还能保持质量，我就会很高兴，这种质量就是：白话的声音，有视野的眼光，意想不到的野生状态。

明迪:你喜欢哪些诗人？为什么？

托尼:这问题不好回答。我想我喜欢的东西有三四千本诗歌方面的书吧，从古代苏美尔到当代阿尔巴尼亚诗人。我什么都读。不过，要说出一个短名单的话，我最喜欢的诗人包括：博尔赫斯，里尔克，詹姆斯·莱特，罗伯特·弗罗斯特，叶芝，威廉·布莱克，与谢野晶子（Yosano Akiko），罗伯特·哈斯，罗伯特·品斯基，聂鲁达，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洛尔卡，卡菲尔。

明迪:在你已出版的诗集中，你自己最喜欢哪一本？为什么喜欢？

托尼:我应该像一个好父亲一样，这么回答：“我的孩子都漂亮，甚至连那些长着十一根指头和小尾巴的孩子也是漂亮的。”

（2010.11.）

明迪 译

Interviewed and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ing Di

从老牌诗歌杂志主编到草根网刊编辑到民间国际诗歌节主持人

——瑞典诗人布尔·辛莱尔

被访人简介：布尔·辛莱尔（1963-），瑞典女诗人，剧作家，独立出版人。

An Interview with Swedish Poet Boel Schenlaer

The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through email in November 2010 by Ming Di (MD), Chinese poet living in California, who met the Swedish poet Boel Schenlaer (BS) at the 49th Struga Poetry Evenings in Macedonia in August 2010, and again in October 2010 at Södermalms Poesifestival in Stockholm organized by BS. English is a medium language for both of them.

MD: It was wonderful to see you and Nikola Madzirov again and to meet your friends from Sweden, Croatia and Slovakia. Poetry connects people in an interesting way. . . . When did you start writing poetry? How old were you at that time and what inspired you?

BS: I worked at Årvidabergs Municipal Library when I was 12-15 years old, 3 days/week. That put me in deeper contact with literature, August Strindberg and Franz Kafka, Stig Dagerman, and poetry of Paul Valéry, Anna Akhmatova, Georg Trakl, Henri Michaux, Bertolt Brecht, Edith Södergran, and Jacques Prévert. I guess I wrote some poems by that

time, but not really in a conscious way... When I was 18 I moved to Italy since I got a scholarship in Siena, for studying Italian. By then I wrote poetry. Actually for me poetry writing started as diary notes when I was 10... and has continued that way for my whole life...

MD: Were you attending high school when you worked in the library?

BS: Yes, I was in school, but so bored, there was no exchange with other students. Since both my parents worked as teachers at my school, the controlled situation from them was complete; so I longed for reading and dreaming and learning...

MD: When did you start publishing poems?

BS: My debut came out when I was 29. I published my collection of poetry at the biggest publishing firm Bonniers Förlag in 1992.

MD: Did you get any help from anyone?

BS: At that time, in the early 90's, even Bonniers looked up to the young poets, so I was looked up to, actually. I spent the winter in Portugal, in Lagos and by the time for my arrival home Bonniers had sent me a letter and wanted to publish a book written by me. That was nice.

MD: Is it easy to get published in Sweden as a poet?

BS: No, it is not easy. It is difficult.

MD: When did you become a mature poet?

BS: I guess I don't know what to answer. What is a mature poet?

MD: Never mind then. You mentioned someone took you to a coffee shop at that famous square when we were there and you said it made your day. What's his name? I assume he is a poet. Is he still alive? Are you still in touch? Do you consider him as your poetry mentor? Or in what way has he influenced you?

BS: His name is Lars Forssell, poet. He died some years ago because he was old. He translated Ezra Pound's CANTOS in the 50's, and I read those poems and wrote him a letter. He encouraged me a lot.

As a translator and as a human being who didn't want to get stuck in conform poetry nor as snobbish. His poetry was inspired by the Fool in life.

MD: Lars Forssell! I didn't recognize his name when you first mentioned him. What do you mean by "Fool"?

BS: Okay! He was in the Nobel Academia... You know him!

The contrary to the common sense poetry, the still pictures of calm nature lyrics, the FOOL poetry based on the Hermes god's way of thinking; the trickster, the traveler, the young man's dreams that never end, but put in a mature way, like the suite of poems Forssell wrote about Nijinskji the dancer...

MD: Besides him, who else are your favorite poets? Why do you like them? What do you learn from them or in what way they have shaped your way as a poet?

BS: Nelly Sachs, Czeslaw Milosz, Bertil Malmberg, e.e. Cummings, Nicanor Parra, Primo Levi, Yehuda Amichai, Ingeborg Bachman, Pentti Saarikoski and more...

They write in an upright way, plain but so mystic and also funny and drastic, and in the utmost profound way. I like poetry that wants to reveal and yet is unspoken.

I learned form and contents. I learned that poetry is pause.

MD: That sounds nice. Please elaborate on the notion of “pause”.

BS: It is a quotation from Lars Forssell, actually. It means that you should always leave out the big mysteries, the subtext should speak between the lines, the rhythm should be felt as the stunning silence, you should hear the poet’s heartbeat in the poetry...

MD: What’s your typical way of composing a poem? Where do you usually get inspiration from? Do you revise your poems? How? Do you prefer to publish them or lock in your drawer? (smile)

BS: I don’t have a typical way; the words just come to me since I have been writing for such a long time. I let the words fall in the paper and then I direct them, if necessary.

From feelings of the events in my life. Sometimes from films, literature or dialogues. It mixes and turns out clearly.

I prefer to publish but I have quite a lot of poems unpublished, but it will get published some day...

MD: Do you write from your personal experience (or public social events)? How do you hide yourself in your poems (or you don’t).

BS: Yes, I do. I hide in both the “you” and in the “me” - but I don’t really try to “hide” - to me it is open that you as a poet both can be yourself as a person, somebody else’s persona and also the humankind.

MD: What does poetry mean to you?

BS: Everything. It means that I am never alone again. It means that my life can always have a greater meaning.

MD: To you, wha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of a poem?

BS: I guess the rhythm and the meaning.

MD: Do you think your poetry resembles you? In what way? Do you write based on your feelings or experience?

BS: Yes, it does. I compose with my diction, my sense of humor, and my way of putting the paradoxes into words, the contradictions.

My feelings from the experiences. Both!

MD: I can hear your voice in the poems that I've translated, cool and funny, sort of dry humor. We did a nice exchange. When did you start the poetry festival? Well, I assume it's eight years ago, right? What made you decide to do it?

BS: Yes, eight years ago. I decided to start a poetry stage (PoesiOnStage), a festival (Södermalms Poesifestival), a publishing firm (PS. Förlag) and a poetry magazine (Post Scriptum, long for P.S.) because I was so bored and annoyed with the poetry climate and situation in Stockholm and Sweden which had become largely defined by academia: poetry and a sphere of people putting their personal ego-power in motion where it should not be put; the poetry field should be so much more open to strong sensual poetry! The language poetry had taken over and I felt like I need to act on my own to create some more profound poetry

movements. One main issue for me has always been the poetry in translation. Sweden is not only for the Swedes.

MD: Where do you get funding for the festival? Is it a rewarding experience for you? What do you get out of the poetry festival? You don't make money I guess...

BS: I get funding from the Government Statens Kulturråd and from Stockholm Cultural Administration Kulturförvaltningen.

Yes, I meet the poets I love and I bring their work and words to the audience, it is my call for poetry.

I am the link between the poetry and the listeners and readers. That is my life, except for writing and reciting myself.

No, no money.

MD: Which year did you have the best poetry festival? In what way?

BS: 2003. 45 poets were invited for 3 days in a tent in a square at Södermalm in Stockholm. We had great fun!

MD: You run a poetry magazine and you translate. How long have you had the magazine?

BS: I was the chief editor of Lyrikvännen, the oldest poetry magazine in Sweden and after that I started my own magazine Post Scriptum in 2005. It mostly publishes poetry in translation. There is a great need for that, since Sweden is a country with little interest in the rest of the poetry world...

MD: I didn't know you were chief editor of Lyrikvännen! For how long? Why did you leave?

BS: Let me put it like this; poetry is my call; I sold more poetry books than they expected. They don't believe in poetry, they think poets are losers and they just wanted to control the poetry magazine *Lyrikvänner*, they wanted it as some sort of *Bonheur*, and there I came, selling and publishing and making poetry events that gathered about 200 people in the audience and publishing poetry in translation and putting more oxygen to the fire, more than they wanted so they fired me...

MD: What's the general atmosphere of poetry scene in Sweden?

BS: It is a very, very small world mostly containing Swedes from the academia, the literature department and poems playing with words, not really my cup of tea...

MD: How do you weigh your magazine and your poetry festival among other things?

BS: It has become a sub-cultural phenomenon which means a lot because of the freedom it speaks about; the smell of being able to deliver poetry and music in a spiritual way, and with the love and serenity that comes from people who doesn't play games but live their lives through writing and experiencing poetry.

MD: What else do you do besides poetry?

BS: I am also a playwright (12 plays) and am represented by Nordiska Strakosch in Copenhagen who look after all my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nd performing rights.

MD: What else would you do besides poetry?

BS: I am a mother of 4 children.

MD: Your children are lovely young poets.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in your next life?

BS: I would like to be a spiritual leader.

MD: I forgot to ask you: How did you become interested in translating Chinese poetry?

BS: It started with Steven Schroeder who is an American poet teaching and translating in China and from Chinese. We met in Druskininkai (Lithuania) poetry festival and he sent all this poetry to me...Then me and Linda Bönström did the work together...

MD: It was wonderful experience to introduce your work to Chinese poets too, they love it. What was the year that your mother went to China?

BS: My brother and mother went to China in the early 90's without me knowing of it, actually...They came back with this little stamp...

MD: Yes, I remember it and everything you presented at the festival. You are amazing!

BS: YOUTOO!!!!